

國粹叢書第一集

李恕谷瘳忘編

國學保存會刊行

—164354—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1596B

瘳忘編

蠡吾李璠恕谷著

順德黃鄧

節實校錄

自序

宋陽里華子。中年而病忘。塗忘行。室忘坐。魯有儒生能治之。華子妻予以居室之半。請其方。儒生曰。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其有瘳乎。于是露之而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病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積年之病。一朝都除。華子既悟。大怒。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曩吾忘也。不覺天地之有無。茲紛然萬緒起。須臾之忘。何可得也。今天下之病忘甚矣。家食則兀坐而忘民物。擔爵則簿書而忘國家。誦讀則分章摘句而忘聖賢。廷獻則錘篇琢字而忘君父。天地之若有若無也。亦久矣。哀公問于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信乎。孔子曰。更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近世學者。平日置經濟于不問。猝遇大難。旁皇無所復之。豈非平日忘其身已久耶。忘之甚者。至于死而不悟。則或人以爲疾。而彼以爲樂。如華子。未可知也。然今世之露之飢之幽之。亦層嘗而彌加。則病忘之疾。或亦久而

當已時邪。余行年已二十餘。頗踔厲。欲有爲。而精神短淺。多忽忽病忘。每念孔北海志大才疎。輒爲之思。然終日無已。以古人之方脈起久疴之痼疾。乃攬摭書史大畧。筆之赫蹠。以當七日之診。吾之病忘也。庶差瘳乎。若以爲欲醫世人之忘。則余稚弱何人。固不敢妄效魯生。致華子操戈而起也。但世有願觀者。吾當執是以往。又不敢曰密傳禁方。不以告人矣。癸亥夏日識。

彥忘編上卷

禹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六府三事。此萬世親民之至道也。言水。則凡溝洫。漕輓。治河。防海。水戰。藏冰。澆權。諸事。統之矣。言火。則凡焚山。燒荒。火器。火戰。與夫禁火。改火。諸燹理之法。統之矣。言金。則凡冶鑄。泉貨。修兵。講武。大司馬之法。統之矣。言木。則凡冬官所職。虞人所掌。若後世茶權。抽分。諸事。統之矣。言土。則凡體國經野。辨五土之性。治九州之宜。井田。封建。山河。城池。諸地理之學。統之矣。言穀。則凡后稷之所經營。田千秋。趙過之所補救。劉晏。晁錯之所謀爲。屯田。貴粟。實邊。足餉。諸農政。統之矣。至三事。則所以經緯乎六府者也。正德。正此水。火。金。木。土。穀之德也。利用。利此水。火。金。木。土。穀之用也。厚生。厚此水。火。金。木。土。穀之生也。故徒正德而不能利用。厚生。則德流于空。無迂腐。徒利用而不能正德。厚牛。則用流于機械。淫巧。徒厚生而不能正德。利用。則生失于刻。齋。攘。奪。然究之。不能利用。厚生者。亦必不能正德。不能正德。厚生者。亦必不能利用。不能正

德。利。用。者。亦。必。不。能。厚。生。此。六。府。所。以。欲。其。脩。三。事。所。以。欲。其。和。也。與。後。世。雜。霸。專。言。富。強。而。不。知。正。德。迂。儒。專。言。誠。正。而。不。知。利。用。厚。生。兩。失。之。矣。

習。齋。曰。正。德。正。利。用。厚。生。之。德。也。利。用。利。正。德。厚。生。之。用。也。厚。生。厚。正。德。利。用。之。生。也。固。名。論。哉。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
嫻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鄉大夫萬二千五百家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

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
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

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之書
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 州長二千五百家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三

年大比則大攷州以贊鄉大夫廢興 黨正五百家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正歲屬民讀
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荅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百家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令

月吉則屬民而讀法書其孝弟睦嫻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 閭胥二十家各掌其閭

之徵令。凡夫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此成周取士之法也。知則可以應變。仁則可以長人。聖則可以御物。知以料事。言也。聖以身之俊利。機神言也。非謂造極之聖也。義則心之有制。忠則心之弗僞。和則心之無戾。此真德也。全德也。有用之德也。後人多以長厚質實爲德。愚民之德耳。何足以盡德乎。孝而承順友而愛敬。睦而和族。婣而情敦。姻婭任而成機。幹事恤而分災。急患此真行也。全行也。有用之行也。後人多以氣節丰裁爲行。節士之行耳。何足以盡行乎。至于六藝。可以脩齊。可以治平。較詩賦時文之無用。又不可同年而語矣。古人行必以車。戰必以車。故重御。後世不純用車。高明遂易以律。非也。今人行必以馬。則騎卽古之御也。書生白面持羈勒。而顛倒見踉蹌。而震駭。至于一騎疾馳。百夫

皆奔甘爲魚肉而不辭則騎之學何可一人不習邪。

魯生言禮樂百年後興誠迂也。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以功名奔走天下誰非草邪。且百年後興是特借爲粉飾太平之具耳。非斯須不去。欲以禮樂均齊寓內也。見亦左矣。

取士之法至周而善矣。蔑以加矣。其所蓄人才雖至于春秋戰國後世之開創者未能及也。今復其制。卽間有參酌而大體斷不可易。易之則亂道耳。胡寅云。取士莫善于鄉舉里選。莫善于詞章。近世如丘瓊山馮慕崗輩皆以此爲言。蓋有識者所共見也。然必以學校爲先。學校興則禮樂明文。武合人才。娟集而選舉不以濫應。不然則以庸拙謹畏爲道德。以跂弛機巧爲才畧。而選舉因之廢。選舉行則三物舉。三事脩。人心激奮而學校不爲徒設。不然則以講性說書爲學問。以戛筆敲墨爲文章。而學校因之廢。故學校與選舉交相成也。

堯舜有三事。六府之學。因有二典。使無此學。固無此書矣。周公制作之學。因有二禮。使無此學。固無此書矣。孔子有祖述憲章之學。晚年不得用門人思垂之以傳後。

世因有魯論使無此學亦無此書矣。學蘊而爲志。志在解。阜乃有南風。志在匡。四國。綏萬邦。乃有東山志。在東周。乃有龜山。使無此志亦無此詩矣。後人不學古聖之學。不志古聖之志。徒讀古人遺書。以摩仿爲詩文。致使天下竟有不府事之二典。不制作之二禮。不祖述憲章之論語。不志解阜不志匡綏不志東周之南風。東山龜山也。豈不異哉。且漢晉之辭賦。必聱牙怪誕。唐之聲律。必組繪彫鏤。宋明之古文。必浩浩幽折。將一生精血筋力皆耗損于此。流而至今。才子儒生。以詩文著述爲第一學問。胸中書藪。筆下文河。及出而應世。乃茫然爲童婦觀之所笑。使非爲文墨所縛。而用力聖賢實學。何至於此。夫前人誤視古聖以害一己。又留之以害後人。後人遂更相害。則才子儒生之蒙塵被禍。將何時底也。有巨眼出。浮詩浮文。不秦火而焚矣。讀全部論語。不爲讀論語。但實行學而時習一句。卽爲讀論語。讀全部禮記。不爲讀禮。但實行毋不敬一句。卽爲讀禮。譬之師教弟子曰。爾南行。弟子不學其說而卽南行。師未必不喜也。兀坐不動而亦學之曰。爾南行。師未必喜也。夫精神有幾。誦讀多一分。卽躬行少一分。况書之爲物。易溺而無窮。將至終身無可行之日乎。宋明學者。

按定書案。守定書帙。低頭折腰。養如婦人女子。不惟學問經濟俱無。將自己精神力量亦併無之一夫。跳踉天下。束手此可爲長啼也。

古之所謂文。詩書六藝。非若今之牙籤萬卷也。學詩以歌詩。讀書以觀政。非若今之讀詩讀書。使一言不忘也。至六藝則又躬行實踐之功。非佔俾也。行之於身。燦如也被之於世。煥如也。故曰文。若但取詩文而讀之。以爲博學於文。則孔子何不專教人讀。而乃習禮。何不教人讀二南。而爲二南也。

詩文之弊已如此。況今之制義。則目不必通經史。心不必思聖賢。剽竊摩擬。千手一色。每一科出。稿墨汗牛充棟。書肆之剗。日災梨棗。天下之購求。日糜金幣。條爾三年。又一科出。而前者所行已廢。置高閣。購新去舊。日無已時。溺於此者。摩風氣。揣興尙。閉門傷首。哆口弄舌。偶聞一人。世事則亟走恐亂之。近者十餘年。遠者五六十。年。僅而後得。試觀其貌。固已形木神灰。腰折筋萎。邑邑無氣矣。一登仕籍。乃復望之。量力經濟。毋乃黑之懸而白之募邪。亦謬矣哉。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然則有虞氏之米廩。夏后氏之序。商之瞽宗。周之

類宮皆學也。故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周官小司徒之職。師氏掌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又春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太師教以六德。六詩。六律。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敔。籥。皆其事也。

此唐虞三代立學之教法也。尊德性。以此道問學。以此隱居。以此行義。以此所學。卽其所用。所用卽其所學。安有所謂靜坐觀空。以爲尊。多讀講書。以爲道者哉。自秦火而後。漢武帝置五經諸博士。以教弟子。光武取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爲祭酒。晉武益以助教。隋煬改太學爲國子監。初置司業一人。丞三人。唐龍朔二年。改國子監爲司成館。祭酒爲大司成。司業爲少司成。博士爲司成。宣業後。又改爲成均監。總之不離于傳經誦讀而已。至宋。明。而道學名立。國學輕。家學重。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較之漢唐。高下幾何。雖齊高帝。建元中。置治禮吏。陳有律學博士。隋開皇中。書算學各置博士。唐亦有書學算學之設。然于古法千百之什一耳。三物四術。幾于晦蝕殆盡矣。一

入仕途。始置經書于高閣。而從事于禮刑兵農學。非所用。非所學。此天下所以寡成材。朝廷所以多廢事也。嗟乎。前古後今。判若黑白。成敗頓殊。異若霄壤。有志世道者。得毋思哉。

今世之學。既趨于讀書矣。卽以書論。禮以行之。非尙爲誦讀設也。至于備參考。則三禮以及唐開元禮。歷代史禮志。大明彙典。諸書皆可存也。書以道政事。春秋廿一史。其類也。易明天道善人事。卜筮之書也。四書孝經家語。聖賢之經言也。七書之類。所以備武也。古樂無傳。後儒言樂之書。可備考者。宜存也。詩與樂爲一者也。金木水火土穀射御書數天文地理醫卜畜牧等書。皆當存之。不可廢也。至于諸子雜集。佛道邪說。徒亂人目。則當付之秦火中耳。然自唐宋後。儒者樂著述。以沽名。經書註疏。純疵各半。天文律歷。眞僞互出。非身親體歷。卽研究正學。亦只爲古人愚而已。噫。吾人。不生商周以上。使三代家傳口授之事。徒求之載籍中。何不幸之甚歟。

內則。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

年出就外傳。居宿于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習幼儀。請肆簡諒。肄習也。簡不煩也。諒實也。謂請於外傳。不繁而實。盡其功也。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

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

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

致仕。鄭氏註曰。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

古人為學之序如此。安有專事文墨哉。以宣尼之教。由求等之學。惟是兵農禮樂。是

傳是習。今之儒者。可以觀矣。

文王世子云。凡學。世子及學士。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鄭注曰。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也。周禮

夏官司兵。掌五兵五盾。祭祀受舞者兵。司戈盾。祭祀授旅賁。故士戈盾。授舞者兵

亦如之。

昔陰康氏患人多重腿。乃制舞儀。教人利導其關節。而民和。帝王代興。飭以文武。後世知舞意者。蓋鮮。而知武舞之意者。更鮮矣。其意在使人日習武。而不弛。使人日習武。而不覺。且使人日漸日摩。視之如手足。飲食舍是。則筋骨縱張。氣血萎弱。而無以

自立也。周禮舞師教野舞。樂記云：天子夾振而駟伐，又曰冕而摠干，是自天子下達。庶人有未不習舞者矣。後世失武舞之法，而武藝枝擊別為一事。儒者披甲胄而色赤，持戈矛而慙汗，以致天下皆如痿夫。疋人幼婦嬌女，可勝嘆哉！夫持戚以運于內，擁干以衛于外，非習武而何？且司干掌舞器，樂師掌舞教，既詳于春官矣。而司馬所屬復授舞者兵，又樂記夾振駟伐註疏云：二人夾舞者，振鐸以為節，則舞者以戈矛四次擊刺，是皆實用兵器以舞，而非特朱干玉戚矣。鄭世子謂干戚不同兵器，蓋亦拘于文人之見也。至于射，則又無時不習者。以祭祀射以燕享射，以朝會射，以選士射，以田獵射，以詢民射，但射學。洪武嘗力勅天下行之，而舞則存而不論。故余特標之以為法焉。

周禮：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

平列陳如戰之陣，辨鼓鐸錡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馬

鼓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錡，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

蒐田，有司表貉。立表貉祭誓民鼓，遂圍禁火弊。止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羣

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魯東門。襄仲類。縣鄙各以其名。家食采地。臣。以號名。鄉

州長至。比長。以州名。野公邑。大夫。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旅。振遂以苗

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禘。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

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旒。軍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

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

法。虞人萊除。草。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

後表之中。第一表。羣吏以旗物鼓鐸。鑼。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

如戰之陣。皆坐。聽。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弊令

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鑼。車徒皆行。及表。二表。乃止。三

鼓。攬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鑼。車驟。徒趨。及表

三表。乃止。戒鼓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鑼。且却。及表。乃止。退至第一表。坐作。如初。遂以

狩田。以旌為左右和門。羣吏各率車徒。以敍和出。次第出。和門。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

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既陳。乃設驅驅。獸。

逆逆要之車。有司表貉于陣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

行。杭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賊。駭車徒皆譟。徒乃

弊。致禽饁獸于郊。鼓賊徒譟象勝敬而喜示戰必克也

此即唐虞之虞政。三代之田政也。不曰兵而曰虞。曰田者。隱之也。被之以禮之名。則

人習而安焉。且使之知殺伐勇戰皆禮也。不可去者也。四時之振旅等教。即後世之

教旅。遂以于田。即後世之教技。但漢唐宋明。非失之具文。則失之繁重。不則舉其一

遺其二。不若周制之全而無弊。隱而可永也。以殺人。不可以教。故殺獸以試之。以赴

戰人之所勞。故獲禽以欣之。禽雖多。天子取三十。其餘與士衆。激勸之中。仍示尊王

之義。視後世之獵獲。各入其人者。體統大有間矣。祭祀則有田。朝會則有田。無時而

不操兵。而不存其名。視後世之京軍。困于屢操者。異矣。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

則無越地。視後世之馳騁禽荒者。異矣。肄習五戎。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覆以毛布。

礙以車軸。過防弗逐。以示不從。奔面傷。小獻。以示不殺。迎降。不成禽。不獻。以示不戮。

幼稚與後世之教。閱。僅。應。故。事。者。異。矣。中春振旅。王執路鼓。中秋治兵。王載太常。視

後。世。之。命。官。諉。帥。苟。畢。乃。事。者。異。矣。而。至。于。頒。禽。仍。習。射。于。學。宮。射。而。中。田。不。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其。所。以。裁。假。冒。練。武。藝。者。何。其。嚴。一。年。四。舉。三。年。大。閱。而。因。事。之。田。獵。習。射。不。在。是。其。所。以。不。忘。武。備。者。何。其。密。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其。練。習。教。戒。者。何。其。周。春。夏。秋。各。習。一。事。冬。則。加。詳。焉。其。所。以。練。分。合。聚。散。者。何。其。精。以。周。宣。之。中。興。而。詩。人。首。歌。車。攻。吉。日。二。什。他。不。稱。焉。不。可。以。知。古。人。之。所。重。哉。後。世。君。之。洪。武。宣。德。儒。之。吳。澄。丘。濬。亦。知。此。意。而。未。有。定。制。垂。久。者。其。他。君。如。魏。太。武。元。世。祖。專。以。殺。戮。爲。事。兵。雖。強。而。豺。狼。矣。晉。武。梁。武。欲。偃。兵。不。用。意。雖。仁。而。禽。犢。矣。至。無。識。之。臣。又。動。以。田。獵。爲。諫。而。不。知。復。古。制。何。足。道。歟。何。足。道。歟。

廖忘編下卷

漢光武既息兵革。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有一。民得息肩。

狃安習。故於弊政者。苟且之術也。返之而紛紜細瑣。以爲詳密者。迂繁之道也。均之足以殃民而誤國。桓君山鹽鐵論曰。道德衆人不知所由。法令衆人不知所辟。王者制治。昭乎如日月。曠乎若大路。室女童婦。咸知畫一。是以法令不犯。秦法繁如秋荼。網密如凝脂。上下相遁。奸僞萌生。有司治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持。至其論漢武之末。則又曰。文章繁。罪名重。羣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况愚民。然後知光武之簡事。非惟開創。守成更要焉。曹參漢文。安漢於治平。王導謝安。救晉於危。亾。皆此道也。故開創而樂叢脞者不興。守成而輕變制者必亂。王莽之紛更。固無足道。卽王荊公方正學。追步古制。亦徒滋亂階耳。况繁禮多儀。袁紹以之坐敗。文移延滯。方臘因而揭竿。尤其大彰明較著者也。蓋治天下者。鉅綱先務。釐然畢舉。雖纖細曲折。不備不醇。無傷也。苟必銖銖而稱之。寸寸而計之。法煩則吏得上下其手。令夥則從之者擾。節目太嚴。則英雄豪傑。無以盡其跡弛儻葛之才。是欲安民。而適以

亂之用才而適以窘之。譬之病夫躁於愈疾。苛於用藥。補之恐塞。清之恐寒。且減且益。方餌漁列。五內錯擾。以速於亡。反不如疴羸病困。不事藥餌者。可以飲食喘息而苟延也。儒者闇於時務。見三代聖人之治。詳明全備。心竊羨焉。而不知其本。不操其要。本者何。孔子所謂人存是也。人主在得相。相在得數大臣。大臣得而小臣得矣。庶務理矣。王荊公之新法。毋論不善也。卽善而衆口囂張。且若之何。此不知其本也。要者。選舉學校也。選舉學校行。而人才出矣。不然。優孟衣冠。終無實效。此不操其要也。是古非今。鮮不蹈苛躁之失矣。戒之哉。

漢元延元年詔限民名田。無過三十頃。

兼并之患也甚矣。坐視之是養疾也。井田之難復也久矣。必復之是療疾而益之病也。酌其宜焉。莫如限田。董仲舒曰。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又潁川澤。管山林。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貧民耕其田。見稅十五。安得不困。衣牛馬衣。食犬蔬食。加以貪吏。轉爲盜賊。今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荀悅曰。哀帝限民田。雖有其制。卒未施行。夫朝廷或百一而稅。而

富民收太半之賦。是富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也。並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窘。雖爲僕虜。猶無慍色。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秋稅。適足以資富強耳。夫井田久湮。卒而規之。豪民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惟若高帝初定。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可以建立。雖未悉備井田之法。以口數占田。爲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細弱。不亦可乎。二子之言。民疾悉矣。厥後魏孝文均田。唐制授田。大約皆仿荀氏遺意。然行之不久。而變者何也。以國不封建。民易流移。凶災急難。難以禁其鬻賣。遂紛然不可理也。夫均田尙不能行。况井田乎。人之患癘。久且深矣。攻者去半而止。苟盡攻之。元氣必耗。天下之治。何以異此。黃葵陽曰。宋陳靖均田之法。未行而罷。後儒深以爲惜。余以爲地有高下。田有肥瘠。山田則病旱。水田則病潦。而陂地林麓。汗萊積荒之類。又不可以概均。其法必通計一邑之田。因區制畝。因畝準稅。區爲綱。畝爲目。綱以麗目。則無漏畝。畝爲母。稅爲子。母以權子。則無逋稅。平衍原隰膏腴之田。一而當一。窪亢盤脫之田。二而當一。濱湖濱海山麓之田。五而當一。城郭塵市之田。七而當一。汗萊荒滄之田。十而當一。田溢稅則從增。稅溢田則從減。或富人

田土踰制。法難驟削。其間有欲以貲得爵者。卽令入田。授以爵秩。或開出贖之例。令罪彰以上。沒入餘田。免其罪。而又立招移之法。廣開墾之令。設更繇之制。議優復之規。可也。丘瓊山曰。因其已然之俗。而立爲未然之限。不追咎其既往。而惟限其將來。一丁許占田一頃。丁多田少。許買足其數。丁田相當。不許再買。買者沒入之。丁少田多。在法前不咎。以後惟許鬻賣。增買者。併削其所有。其田多人少之處。每丁可多其數。俟生齒漸繁。始行此法。不則招民以實之人。多田少之處。亦復量減其數。如此。則不奪民所有。不禁其鬻買。數十年之後。事不擾而地頗均矣。然非立嚴法。並官吏鄉鄰連罪。亦不能久而無弊也。仁者旣不忍坐視民疾。又不可反益之病。限田之法。尙加之意哉。

宋林勳獻本政書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爲盜賊。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爲十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

爲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爲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爲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爲四番。以直官衛。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之。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共之。匹婦之貧。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權。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勳爲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勳又獻比較書二篇。大略謂桂州地東南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爲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朱熹甚愛其書。東陽陳亮曰。勳爲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可謂勤矣。世之爲井地之學者。孰有加於勳者乎。要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

於一變之後。成順致利。則民不駭。而可以善其後矣。勳之所議。固善。而陳亮英雄。特起成順。致利之言。則確乎其有見也。非天開草昧。土荒民流之際。安能與狙安習。故之人以爲之耶。故必俟可爲之秋。一望荒蕪者。則招流亡。以井之。戶口繁聚者。則限名田。以均之可也。

魏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烏鹵兮。生稻粱。

秦鄭國開涇水。自中山抵瓠口。爲渠。用溉注填闕之水。溉烏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名曰鄭國渠。

李冰爲蜀守。壅河水作壩。穿二江以通舟船。因以灌溉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

漢文翁溉繁田千七百頃。而蜀饒。

漢武時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池陽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民歌之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

之口。是後言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引輔渠。東海引鉅定。秦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

召信臣爲南陽太守。於穰縣南造鉗盧陂。用廣灌溉。歲歲增多。至二萬頃。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爲守。復修其業。民歌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漢武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引渭地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水工徐伯表巡行表。悉

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渠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莊熊罷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重泉在今馮翊郡界有乾坑而熊罷之所穿渠。故惡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

卒萬餘人。穿渠自徵。音懲引洛水至商顏下。懲在馮翊郡今郡之澄城。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下流。東至山顏。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

馬援引洮水。種杭稻。而狄道並塞之民樂業。

虞詡復三郡。激河浚渠爲屯田。而省內郡之費。

後魏裴延攜爲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沈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不復。水旱爲害。延攜自度水形。營造未幾而就。溉田萬餘頃。爲利十倍。唐德廣二年。李栖筠奏拆京城北白渠上王公寺觀碾磴七十餘所。以廣水田之利。計歲收粳稻三百萬石。

宋太宗端拱二年。以左諫議陳恕。右諫議攀知古。爲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使。先是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戎人未嘗由此入。順安軍西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隔闕。敵騎多由此入寇。議者以爲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浚溝洫。益樹五稼。所以實邊廩而限戎馬。遂遣恕等經營之。後寢其議。

太宗時度支判官陳堯叟。上言。臣討論典籍。自漢魏晉唐以來。於陳許潁蔡等處。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望選稽古通明之士。分爲長吏。大開公田。一夫給牛一頭。治田五十畝。畝約收三斛。歲可得十五萬斛。凡十州之地。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不知其極矣。行之二三年。必可至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

滄州臨津令黃懋上書。自言閩人。閩地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陂塘

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內。公私必獲大利。乃詔何承矩往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充判官。發諸州鎮兵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口。破口。順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早不。成。次年方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頗衆。又武臣亦恥於營葺種稻。議益甚。幾罷役。至是議者乃息。莞蒲蠶蛤之饒。民賴其利。

仁宗明道二年。知城德軍劉平奏曰。臣今徙真定路。由順安。今安州安肅。保定州界。自邊

吳淀。望趙曠川長城口。乃契丹出入要害之地。宜開方田。隨田塍四面穿溝渠。縱廣一丈。深二丈。鱗次交錯。兩溝間屈曲爲徑路。才令通步兵。引漕河。鮑河。徐河。鷄距泉水。注溝中。地高則用水車汲引。灌溉甚便。以限遼騎。後有成績。

元世祖中統元年。歲旱。懷孟路總管譚澄。令民鑿塘造渠。引沁水以溉田。

元郭守敬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谷村。分引盧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溉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塞之。今若按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以廣京畿之漕。

郭守敬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權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僦車錢六萬緡。其二順德達活泉。引入城中。分爲三渠。灌城東地。其三順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四磁相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引水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雞澤合入澧河。可灌田二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澆灌。猶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引東流至武涉縣北。合入御河。灌田二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灌田二千餘頃。

元泰定中。虞集進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受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當時寢其策不行。及海運不至。而國用不給。乃思集之言。於是乎有海口萬戶之設。每年得穀數十萬石。

至正十二年。丞相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餘萬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從之。於是西至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今密雲縣順今順雲縣。東至遷民鎮。凡係官田。及原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分。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穀種。給鈔五百萬錠。命悟良哈。台。烏古孫良禎。並爲大司農卿。又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爲農師。降空名添設職事。敕牒十二道。募農民一百名者。授正九品。二百名正八品。三百名從七品。就令管領所募之人。所募農夫。每名給鈔十錠。由是歲乃大稔。

明嘉靖中。秦鰲言畿輔之地。北抵深州。南距慶雲。土曠人稀。生理鮮少。然水土深厚。地沃饒可田。乞選浙士爲之長吏。使訪募江南田。隨其地。高下以耕。

霍韜言自眞定至永平。諸州近邊境。多山澗之泉。惟北人不知水利。覆以爲害。若開導溝洫。旱灌潦泄。沿溝之堤。遍樹果木。則富饒有資。戎馬難驟。

徐貞明西北水利議曰。雨暘在天。而時其蓄洩。以制旱潦者。人也。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寄命於天。以幸其雨暘時若。此可常恃哉。禹播河入海。而尤

盡力溝洫。固以利民。亦以分殺河流。而不助河之虐也。今河自關中以入中原。合涇渭。漆沮。汾泌。伊洛。灑澗。及丹沁諸川。數千里之水。當夏秋霖潦。諸川所經。無一溝一澮。可以淳注。而諸川又會入于河。其性自悍急。遷徙不常。勢所必至。今誠於沿河諸郡。訪求古人故渠廢堰。師其意。不泥其迹。疏爲溝澮。引納支流。使霖潦不致泛溢於諸川。則並河居民。得水成田。而河流漸殺。河患可弭。京東諸郡。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與吳越濱海之沃區正相等。今萑葦彌望。而歸勢族。然葦之利微。卽勢族亦無厚入。若入吳越人田而耕之。則利十倍於葦。先之京東以兆其端。而畿內而列郡。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皆可漸而行也。在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然西北之人。屢苦水患。奈何。蓋水聚之則害。散之則利。棄之則害。用之則利。古者井田。剛達於溝。溝達于洫。洫達于澮。澮達于川。高下縱橫。因其地勢。以取水利。今西北皆其故疆。豈古以爲利。而今以爲害乎。東南之民。披蓑而耕。抱濕而穫。乃西北之雨。多於長夏。而耕穫之時少。天時則然也。西北地曠水夷。稍爲疏引。水卽爲利。東南高下相懸。有

轉水於數仞之深者。再日不雨。則桔槔之聲。徹於郊原。地勢使然也。至於京東。湧泉溢地而出。河之支流。等地而平。比於西北。尤爲易。東南瀕海。歲多潮患。蓋海之勢趨於東南也。遼海以及青徐。有海之饒。而鮮潮之患。其難易又彰彰矣。自三代以後。史起白公諸人。興水利者。皆在西北之境。若東南稱水利者。在漢以前。惟馬臻開鑑湖而已。他未有聞也。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漢時一澤國耳。自晉室大亂。中原南渡者。謂之僑人。安其土而樂其生。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然其財賦未盛也。至錢鏐竊據南宋偏安。皆以治水田。而財賦遂甲於天下。蓋水利之法。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疏引。其最下者。遂爲受水之區。因其勢不可強也。然其致力當先於水之源。源治則流微而易禦。田漸成。則水漸殺。水無汎濫之虞。田無衝激之患矣。然世之疑而不行者。亦有說焉。一難於得人。二憚於費財。三畏於勞民。四忌於任怨。五狃於變習。夫畏事者。旣因循而不理。喜事者。又輕率而罔功。必有經理之才。而無紛更之擾。使利興而民不知。則善矣。誠任得其人。而重以勸農水利之權。委藩臬守令而責成之。殿最係焉。而後民利可興也。夫捐數萬金之費於春。而獲數萬石之利於秋。操十一之利者。尙甘

逼。孝。烈。以。淫。也。慈。谿。人。士。亦。咸。知。有。鄉。官。毛。玉。受。賄。而。死。逼。孝。烈。以。淫。也。毛。玉。唯。無。孫。子。則。已。苟。有。子。則。必。不。敢。認。毛。玉。以。爲。父。苟。有。孫。則。必。不。敢。認。毛。玉。以。爲。祖。矣。蓋。同。鄉。少。年。傾。慕。太。史。之。日。久。矣。讀。其。書。閱。其。事。則。必。私。相。告。語。私。相。告。語。未。有。不。竊。笑。而。背。罵。者。夫。毛。玉。之。心。本。欲。多。積。金。錢。以。遺。其。孫。子。使。孫。子。感。已。也。又。安。知。反。使。孫。子。不。敢。認。已。也。哉。太。史。之。傳。嚴。於。先。王。之。教。化。明。矣。余。謂。此。傳。有。裨。於。世。教。者。弘。也。故。復。亟。讀。而。詳。錄。之。以。爲。孝。烈。之。外。傳。云。

茶夾銘

唐右補闕秦母旻著代茶飲序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慙佳。瘠氣耗精。終身之害。斯太。獲益則歸功茶力。貽害則不謂茶災。予讀而笑曰。釋滯消壅。清苦之益實多。瘠氣耗精。情慾之害最大。獲益則不謂茶力。自害則反謂茶殃。吁。是怨已責人之論也。乃銘曰。我老無朋。朝夕唯汝。世間清苦。誰能及子。逐日子飯。不辯幾鍾。每夕子酌。不問幾許。夙興夜寐。我願與子終始。子不姓湯。我不姓李。揔之一味。清苦到底。

李白詩題辭

銜緩其征科。候其田入既饒。則命以官而量征其稅。佩之印綬。得世其官。練集其耕夫。以寓兵於其間。眞良法也。民之流離棄業者。蓋由瘡痍未起。科督又嚴。甚則舉其宿負而取盈焉。民所以輕去其鄉也。今誠蠲其負。寬其征。時其賑貸。則流歸荒墾矣。漢初孝弟力田同科。今若定制。有能墾荒者。田得自業。而輸稅於官。官因稅而稽田。因田而定等。上者如納粟待銓。次者遙授散職。次者補胥吏而役於官。則力田者勸矣。令罪而有力量者。捐貲墾田。課其墾田之費。與贖罪相當。則歸其田而收其稅。卽無力宜遠配者。亦以力墾田而贖其罪。此法行而人亦樂從也。舉數者而行之。何必費出公帑而煩募民哉。經國訏謨。莫有大於西北水利矣。京師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燕樂庄。平峪縣之水峪寺。及龍家務庄。三河縣之唐會庄。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厓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庄。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舖。及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淀。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連河而下。及沙河舖地方。又鐵廠湧珠河以下。至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成田。遷安縣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灤河。又蚕姑廟湧泉成河。與灤河相接。

夾河皆可田之地。盧龍縣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庄撫寧縣西臺頭營。河流亦至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自西以東。如豐潤縣。南則大寨。及刺榆坨。史家河。大王庄之地。東則榛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縣。清庄塢。導河可田。後河庄。疏湖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草地。屯草之地屬於官。官爲關其蕪而收其利。不難也。至於民不業者。召民業之。官爲助其利。何至連阡以棄。鞠爲茂草乎。至於瀕海可田。則自水道沽關黑崖子墩起。至開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里。南北度之百八十里。皆隸豐潤。夏彞仲曰。閩浙多山水源亦短。海潮入江。多得鹹水。故作爲牐壩。堰用以留淡截鹹。廣之三江。吳之吳淞楊子。青齊之河淮。水行平地。源大而流長。淡水入海。遠者一二百里。猶不受鹹。直沽之水。其源自大河以北。幾半天下。上流水多。與江淮略等。其地甚卑。九河之下流。一遇霖潦。直與海平。自津門東抵大沽。百九十里。日再潮汐。盡田之穀。不勝食。地下苦潦。擇其近河高處以爲稻田。他諸旱種。甚宜二麥。畿輔可稻者甚多。不止直沽也。

崇禎間。徐光啓墾田議曰。一墾荒招徠之法。計非武功世襲。如虞集所言不可。或疑世職所以待軍功。嘗辨之矣。唐虞之世。治水明農。禹稷兩人耳。而能平九州之水土。粒天下之烝民。當時之經費。何自出乎。蓋皆天下之巨室。使率衆而各效其力。事成之後。樹爲五等之爵。以酬之。禹貢一篇。所以不言經費。第於則壤成賦之後。終之曰錫土姓而已。故曰建萬國以親諸侯。若必以軍功封。則生民之初。何所事而得萬諸侯乎。後來兼并之世。乃以武得官。則生人而封。比之殺人而封者。猶古也。况虞集尙言世襲如軍官之法。職所擬者。不管事。不陞轉。不出征。空名而已。田在爵在。去其田去其爵矣。卽世襲亦空名也。名爲給之祿。祿其所自墾者。猶食力也。一凡墾田。必須水田種稻。方准作數。若以旱田作數者。必須貼近泉溪河沽洵泊。朝夕常流不竭之水。或作流水開入腹裏。溝渠通達。因而畦種區種。早稻二麥。棉花黍稷之屬。仍備有水車器具。可以車水救旱。築有四圍堤岸。可以捍水救潦。成熟之後。勘果水旱無虞者。依後開法例。准折水田一體作數。若不近流水。無法可以通濬。而能鑿井起水。區種畦種成熟者。用力爲艱。定以一畝准水田一畝。其以若干畝准一畝者。止納一畝餘米。旱田餘米。除早稻小麥准

作米數。外有以黍稷豆等上納者。照依時價加添作數。一旱田通水灌溉者。古人井田之制。損地愈多。其田愈沃。今定准折之數。除有見成河沽泉溪洶泊之外。其以實地開作渠溝塍岸者。每百畝。損田十畝。卽准水田百畝。損田五畝。卽准作五十畝。損田三畝。卽准作三十畝。損田二畝。准作二十畝。二畝以下。不准作數。一凡水行地皆可灌。凡地得水皆可佃。故地須水灌。必委曲用其水。水須地行。必委曲用其地。凡應募人衆。或買或佃。或認開積荒。偷地去水稍遠。中間水道。須從附近人戶買田開濬者。憑土人議同和買。比時值不過多一倍而止。墾戶不得抑勒強買。田主亦不得高求價值。一令撫按司道職掌。皆帶營田官。不須耑設。第人情各是所習。各安所近。須擇其耑意明農者。使居其任可矣。獨府州縣佐。宜歸併他務。選用一員耑理。以便責成。一選用人員。任久功多者。破格超遷。以示優異。或就於本處超遷。以便責成。一若止願墾田。不願入籍登仕者。免其歲入餘米。止完本田上糧差。一今流罪廢而比附軍徒。蓋以二千里之外。了無拘管。亦無資藉。不若軍徒。有官長鈴束。而新軍有月糧三斗。徒犯有站銀二分故也。若將流罪人。收管佃作。以當差操擺站。卽得服田食力。以此聚人關土。

正合古人徙民之意。不必牽合比擬矣。

徐光啟旱田用水議曰。一用水之源。源者泉也。其法有六。其一源來處高於田。則於上源開溝引水平行。令自入於田。但須測量有法。即數里之外。當知其高下尺寸之數。不然。溝成而水不至。爲虛費矣。其二源之來甚高。則爲梯田以遞受之。梯田者。泉在山上。山腰之間。有土尋丈以上。卽治爲田。節級受水。自上而下。入於江河。其三溪澗傍田而卑于田。急則激之。緩則車升之。激者用水流之湍激。用龍骨翻車龍尾車之屬。以水力轉器。以器轉水。升水于田也。車升者。水力旣緩。不能轉器。則以人力畜力風力。運轉其器。以器轉水於田也。其四溪澗遠田而卑於田。緩則從溪澗開河。引水至田側。用前車升法。入於田也。急則用前激法。起水於岸。開溝入田也。其五泉在於此。用在於彼。中有溪澗隔焉。則跨澗爲槽而引之。自此岸達於彼岸也。其六平地仰泉。泉之澆湧上出者也。盛則疏引而用之。微則爲池塘於其側。積而用之。爲池塘而復易竭者。築土椎泥以實之。甚則爲水庫而蓄之。築土者。杵築其底。椎泥者。以椎椎底。作孔膠泥實之。皆令勿漏也。水庫者。以石砂瓦屑和石灰爲劑。塗池塘之底。及四傍而築之。平

之令涓滴不漏也。此蓄水第一法也。一用水之流。流者川也。川大者爲江。爲河。小者爲塘。浦。涇。浜。港。汊。沽。瀝之屬。用之法有六。其一江河傍田。則車升之。遠則疏導而車升之。江南之法。十里一縱浦。五里一橫塘。縱橫脉散。勤勤疏濬。無地無水。此井田之遺意。宋人有言。塘浦欲深闊。謂此也。其二江河之流。自非盈涸無常者。爲之牐與壩。釃而分之爲渠。疏而引之以入於田。田高則車升之。其下流復爲之牐壩。以合於江河。欲盈則上開下閉而受之。欲減則上閉下開而洩之。職所見寧夏之南。靈州之北。因黃河之水。鑿爲唐來漢延諸渠。依此法用之。數百里間。灌溉之利。滋潤無方。寧城絕塞。城中之人。家臨流水。前賢之遺澤遠矣。因此推之。海內大川。皆可倣此爲之。其三江河塘浦之水。溢入于田。則隄岸以衛之。隄岸之田。而積水其中。則車升出之。隄岸者。禦水使不入也。大則爲黃河之帶。小則爲江南之圩。宋人有言。隄岸欲高厚。謂此也。車升出之者。去水而菽稻。或已菽而去其水。使不沒也。其四江河塘浦。源高而流卑。易涸也。則於下流之處。多爲牐以節宣之。旱則盡閉以留之。潦則盡開以洩之。小旱潦則斟酌開閤之。爲水則以準之。水則者。爲水平之碑。置之水中。刻識其上。知水深淺之數。因知牐

啟閉之宜也。浙之寧波紹興。此法爲詳。他山鄉所宜則倣也。其五江河之中洲渚可
田者。堤以固之。渠以引之。牐壩以節宣之。其六通流近海。迎得潮汐者。淡水迎而用
之。鹹水牐壩遏之。以留上源之淡水。一用水之瀦。其名爲湖。爲蕩。爲澤。爲甸。爲海。爲
陂。爲泊。用之法有五。其一蕩湖之傍田者。田高則車升之。田低則堤岸以固之。有水
車升而出之。欲得水。決堤引之。蕩湖遠於田者。疏導而車升之。此數者。與用流之法略
相似。其二蕩湖有源。而易盈易涸。可爲害。可爲利者。疏導以洩之。懼其盈而溢也。牐
壩以節宣之。損益隨時。資其灌溉也。宋人有言。牐竇欲多廣。謂此也。其三湖蕩之上
不能來者。疏而來之。下不能去者。疏而去之。來之者。免上流之害。去之者。免下流之害。
且資其利也。吳之震澤。從三江入海是也。其四湖蕩之瀦太廣。而害於下流者。從其
上源分爲江南五牐。分震澤以入江是也。其五湖蕩之易盈易涸者。當其涸時。際水
而菽之麥。菽麥以秋。秋必涸也。不涸於秋。必涸於冬。則菽之春麥。春旱則水灌之。所以
然者。麥秋以前。無大水。無大蝗。但苦旱耳。故用水者必稔也。一用水之委。委者海也。
海之用。爲潮汐。爲島嶼。爲沙洲也。用之法有二。其一海潮之淡。可灌者迎之。易涸則

池塘以蓄之。閘壩隄堰以留之。海潮不淡也。入海之水。迎而返之。則淡。禹貢所謂逆河也。其二海潮入而泥沙淤墊。屢煩濬治者。則爲腫爲壘。爲竇以遏渾潮而節宣之。此江南舊法。宋元人治水所用。百年來盡廢矣。近并濬治亦廢矣。乃田賦則十倍。宋元民貧財盡。以此故也。其濬治之法。則宋人之言曰。急流搔乘。緩流撈剪。汙泥盤吊。平陸開挑。今之治水者。宜兼用之也。一作原作濬。以用水。作原者井也。作濬者池塘水庫也。高山平原。與水違行。故以人力作之。其法有三。其一實地高。無水。掘深數尺而得水者。爲池塘。以蓄雨雪之水。而車升之。此山原所通用。若池塘無水脈。而易乾者。築底椎泥以實之。其二掘土深丈以上而得水者。爲井。以汲之。此法北土甚多。特以濯畦種菜。近河南及眞定諸府。大作井以灌田。早年甚獲其利。宜推廣行之也。井有石井。磚井。木井。柳井。葦井。竹井。土井。則視土脉之虛實縱橫。及地產所有物。其起法。有桔槔。有轆轤。有龍骨木斗。有恆升甯。用人。用畜。高山曠野。或用風輪也。其三井深數丈以上。難汲而易竭者。爲水庫。以蓄雨雪之水。他方之井。深不過一二丈。秦晉厥田上上。則有深數十丈者。亦有掘深而得鹹水者。其爲池塘。爲淺井。亦築土椎泥。而水留不久。不若水

庫之涓滴不漏。千百年不漏也。

董應舉屯田揭曰。臣近到天津。歷何家圈。白塘口。雙港。辛庄。羊馬頭。大人庄。鹹水沽。泥沽。葛沽。見汪司農往日開河舊迹猶存。可作水田甚多。問經歷趙鑑。鑑曰。六處荒廢不久。開之甚易。請設六臣督開。一畝農工止用八錢。可得粟三石三斗。久荒者。畝用農工一兩。其挑濬舊河。爲力不多。其餘農器牛具。可以數計。乃照井田法往丈之。通計六處旁近。約水旱田可二萬畝。有奇。雙港白塘口辛庄一帶。水田可八井。旱田可二井。只須挑濬舊河數尺。明年萬石之糧可必也。天津南北。皆以趙鑑法開之。千倉萬箱。卽在明秋矣。

陳龍正曰。墾荒必用徽人爲主。其心思善謀算。其氣骨耐勞苦。其習俗甘淡泊。其貲蓄足運用。擇彼中士夫數人。領袖其事。聽以意號召鄉人。與爲世業。永不起科。墾至百頃以上者。更給官銜榮其身。其他山西及各地鹽商。有願任者。悉同此制。聽於各處墾荒。移中粟塞下。九年邊餉必充。運河不必歲濬。清江廠船不必歲造。至三十年。則漕運可已。今漕糧歲約五百萬石。以畝計之。畝生一石。止須田五萬頃。今山東兩直隸各處可

墾之荒田。據近來留心此事者。徐給事貞明。汪尚書應蛟。盧別駕觀象諸公。踏勘所及。冊籍所記。豈止五萬頃哉。若任意開墾。度三年後。畿輔米價。每石必在一兩以內。此時且將天下應解漕糧地方。如浙江南直米貴等處。先行折色一半。每石連耗及腳價。止令輸銀一兩以上。約照畿輔米價。贏三之一。順帶至京。而江南解戶。則照平日兌漕價費。每石已約省三之一矣。豈不公私兩利。至六年九年。北米益多。價益賤。天下漕糧。悉令改折輸銀。每石連耗及各費。約輸一兩。江西湖廣。米價本平之處。更爲量減。務使民間有三分減一之便。而朝廷則以天下所納折色銀兩。每年仍糴米五百萬石。實各倉米不缺額。而歲可贏羨百萬餘金。迨米既充盈。足支數年。則所糴漸少。羨金益多。而且罷濬漕河。罷造船。罷設漕運各官。歲省金又無數。金與粟皆不可勝用矣。於是或益減民折。或間捐民間田租之半。如漢孝文時。皆可量宜而行。此生財之大道也。

陳公墾荒足食之說。可謂善而詳矣。但言南米盡改輸銀。則違古人貴粟之意。且西北負郭田也。東南遠地所入也。固不可專恃之。而亦豈可概置之乎。惟是北地既闢。則南賦益輕。斯兩利之術耳。

二十取一。孟子猶謂之貉道。况墾荒而永不起科乎。雖寓激勸之意。殊失以下供上之定制矣。至言與爲世業及百頃以上。給以官銜。又失古人限田之法。而長豪強之侈。亦不可也。惟虞集言授官世襲。最爲得之。而徐光啓有不管事之論。則下受之爲空名。上與之爲糜爵。尙覺未當。不如實倣大禹建諸侯之意。定其每年受祿若干。田盡歸於己。所召募之人。而世傳以督治之上司。定其考察功則慶。過則讓。大過則貶。不悅則更置其人。或收入郡縣。而尙與其子孫以一夫之田。斯於報功之意。無所負。而亦不坐糜廩。祿自成廢棄。不擁據厚賞。肆其兼併。庶乎其可也。

葉方恆西北治田說曰。三代有賦而無漕。漢唐都關中。雖漕運代加。尙資沃野之饒。宋都汴梁。運道四達。民未甚病。以西北而專仰給於東南。實自元始。而有明因之。歲運東南之粟數百萬石。間關三千餘里。張官置吏。則有費。挑淺蓄深。則有費。所謂三十鍾致一石。公私交困。而唐虞夏后建都之沃壤。周家十五王教稼之故地。禹貢所謂田中中而賦上上者。則聽其廢爲磽确而不耕。是名雖一統。實坐棄天下之半也。唐德宗貞元初年。關中饑餓。餽餉不繼。軍方脫巾。韓滉運米三萬斛。適至。德宗喜。謂太子曰。吾父子得

生矣。夫以天子至尊。東宮至貴。而謂父子之命。併懸於三萬斛不可必之運。遠漕之利害。亦可觀矣。故今日之計。莫急於開西東之屯也。

明祖建都金陵。不徵糴結於西北。而專賦東南。卽古者粟行五百里之意。迨後遷都北平。猶仍其舊。則謀國者之過也。竊總天下之財計之。夏稅秋糧。歲入不過二千萬。而漕運之費。幾去十之三。經制所載。漕船經費。每一艘輒費銀六百四十兩。僅運米四百五十石。而日有折耗加貼。天下之漕。共四百餘萬石。天下之船。共六千餘艘。合計六百四十之經費。每歲費現銀四百餘萬兩。此在百姓爲竭蹶以供賦。而在國家則直以四百餘萬之銀。易此四百餘萬之米。若更就民間常時七八錢之價較之。且歲歲價浮於值矣。而遲速尙有不時之虞。會計又有中乾之患。亦何所賴於漕運乎。况因治漕。則不得不並治河。表裏之費。抑又不貲已。曷不用元虞集及明徐貞明諸人西北水田之議乎。夫列代之屯。有軍屯。有民屯。而明初則益以商屯。今日而求治田之人。其途有二。一在復賜爵之典。如虞集之說。募富民合衆以耕。三年徵其稅。五年命以官。給以祿。佩之印綬。則豪於資而無由出身者。將競勸矣。一在開贖罪之條。今大清律所載。及現行事例。

下死刑一等爲流徙。近者尙陽堡。遠者甯古塔。南人不耐苦寒。到者或病或死。何如令墾荒以自贖。千畝百畝。次其罪案。配其道里。重者或兼責其召募。輕者卽嚴課其力耕。是天下犯法之人。胥化而爲朝廷生財之人也。行見一富不可復貧。不惟平時有以備凶荒。稱饒裕。卽或遇不資之邊犒。意外之軍興。皆可從容應之而有餘。江南財賦之區。直善養之以爲外府而已。

天下財用之不富。其大端有四。在西北之利未興。東南之利告盡。漕運勞費而濁流日修。迄無成功。至於介胄之坐食。有司之貪婪。風俗之奢侈。尙不與焉。然而是四者其患常相因也。西北之地無灌溉蓄洩之方。鯁鯁焉。惟水旱是憂。其所入之涓滴必不足以供軍國之給也。明矣。於是不得不并取於東南地狹賦重。加貼浩繁。而東南之民與西北之民同焉。告匱且東南長運。則會通河之費不資也。置吏造舟。歲糜帑金數百萬。而沿河小民牽挽挑澹。怨咨時有。因之黃河之水欲通。漕以爲益。又恐潰漕以爲害。議防不能。議開不可。朝廷坐費數百萬元財。而官吏環視潰決。無如之何。兗豫赤子。日迫追呼。材木山積。人役蟻聚。至洪流一下。則材木人役俱付之鯨吞。

繁擲而已。一何慘耶。况夫京師之命懸於一綫。匹夫大呼萬櫓。皆停如錢謙益之所言。又可慮矣。而總由於西北之水利不關。西北之水利不關。關於天下。蓋若是其重也。明萬曆間。徐貞明留心水利。今良涿種稻。猶其遺澤。京西玉泉所灌之稻。謂之玉米。香美無比。西北何嘗不宜於水田耶。且以余之所見者言之。嘗至邊塞。見保安州洋河之水。左右灌稻。無數。至流入內地。爲蘆溝河。則任其潰決。而無所利。卽如吾蠡縣之漑水河。爲唐滋沙三河。合流自祁州博野。以至高陽首尾。可灌溉百餘里。而兩岸之上。惟有一二處引水種菜者耳。秋水泛漲。則遍地洪波。惟憂其害。不知其利。河入安州。而爲白洋淀。南自安州北抵雄縣。以達白溝。東連直沽。衆水皆入其中。浩瀚浸天。周遭不下千餘里。而土人所獲。亦不過菱芡魚藕。無取以爲水田者。豈非天地自然之利。無人焉。遂廢棄而不講耶。夫觀於一處。而諸郡可知矣。觀於北直。而秦晉兗豫可知矣。前賢之論彰彰。詳盡誠能斟酌而行之。而無水之地。亦不冒蘇氏鑿空之譏。則西北可以坐富。東南可以薄征。江以南所運者少。而又不專恃之以爲命。則運道可以徐酌。其宜或河運或海運。不必如今時之工費繁多。而黃流之水上。有溝

洫。以。分。之。下。亦。可。因。其。所。歸。而。開。濬。之。不。則。如。商。代。遷。民。之。令。捐。數。百。里。之。地。以。畀。之。耳。四。者。之。患。不。惟。俱。無。而。且。與。古。聖。生。財。之。道。生。衆。用。舒。者。正。相。符。合。天。下。之。利。尚。可。勝。言。哉。然。而。所。最。急。者。有。可。任。之。人。而。已。非。明。悉。於。水。利。者。不。可。任。非。不。憚。勞。瘁。者。不。可。任。非。實。以。民。瘼。爲。念。者。不。可。任。非。廉。而。節。儉。者。不。可。任。而。且。招。募。耕。田。愚。者。無。知。弱。者。無。能。勢。必。取。倜。儻。豪。富。之。人。必。不。可。苛。責。其。隱。匿。求。備。其。小。節。非。大。度。能。容。有。駕。馭。英。雄。之。略。者。又。不。可。任。誠。得。可。任。者。五。六。人。置。於。各。省。其。下。之。分。理。官。員。可。以。因。其。所。長。而。用。矣。嗟。乎。禹。周。復。生。爲。今。日。養。民。裕。國。計。亦。安。以。踰。此。耶。

國粹叢書

卷五

刊

行

在上者當實心以取士。在下者當竭力以圖君。於是天高地卑。而名位定。是書以教養爲準的。真有民胞物與之量者。至於水田之利害。不得田之利。則受水之害矣。分水制田利莫大焉。然更有水害之大者。黃河泛濫。已不可當。淮泗之水。聚於洪澤。不知務者築隄以捍。決一口而出於黃河。將來十隄一潰。淮揚之民。俱爲魚鱉。諷謂當以淮泗及湖中之水。自揚州之東。尋九河故道。使之歸江。利莫大焉。先生以爲何如。

甲申秋西江東鄉樂颯

武林王復禮艸堂

桐溪錢 煌曉城

大陵張含章豐村

參訂

仝里張鵬舉文升

瘳忘編續論

治本

張豐村言。今天下事。如一團亂絲。無從下手。此從其末論之耳。有麻一束。握其本而振之。立整。反握其末。愈振愈亂矣。然則治本何在。曰。一時之治。在擇相。百世之治。在興學。法古。

許西山謂效古者。當得其意。不必泥其迹。有味其言之也。然王荊公言法古。亦曰當法其意。而卒無成。則法古之意。非英雄未易言矣。

學術

天下之不治。學術誤之也。徐偉長中論。謂先王立教官。教國子以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三教。備而人道畢矣。鄙儒之博學也。矜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大義之所極。此無異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夫所謂女史內豎者。以其傳誦而不能明。能明而不能行耳。世之徒章句而不明者。無論已。其求明者。方且謂章句之必不可以已也。非明無以行也。然明者。自謂林立而行者。未見二

三母乃三物之教。不足行耶。不然是亦終爲女史內豎而已矣。黃叔度曰。磯將潰。不可與網罟之夫謀。國將亡。不可與章句之徒議。今漢室之危形矣。而章句之徒。猶執簡以從事。掩牖而呻吟。嗟乎。株守章句。漢人已痛惜如此。使生於今時。又何如耶。

治道

齊中岳問於李子曰。治有道乎。曰。有其道一乎。曰。不一。敢問其不一何也。曰。有全道。有偏道。何全何偏。曰。全者王道。偏者清淨也。刑名也。其道如何。曰。六府三事。教養兼舉。可以光四表格。上下者王道也。清淨則休養元氣。護惜民物。不妄生一事。是謂黃老之學。刑名則強公室。杜私門。因名該實。令行禁止。是謂申韓之學。曰。三者固各分乎。曰。分之中。亦有合焉。王道兼清淨。刑名者也。至於清淨。未始不附王道以行也。不附之不治。而清淨中。亦有刑名。刑名未始不附王道以行也。不附之不治。而刑名中。亦有清淨。但其握要者。各有所在耳。曰。古行之者。誰歟。曰。堯舜三代行王道也。尙矣。其行之而不醇不備。亦以見功者。漢光武。唐太宗。宋藝祖。仁宗也。行清淨者。曹參。漢文。王導。謝安也。漢宣。孔明。明太祖。張江陵。又刑名之見功者也。漢高生三代後。才大度廣。三者兼有之。而未

醇也。此行之而效者也。若夫徐偃王、王安石、方孝孺之王道，梁武之清淨，秦始皇二世之刑名，是無知而妄行者耳。其敗也固宜。其餘守成相安之主，或全或偏，必有其一，或不能盡焉，或界於偏全之間者也。反此必亂。曰亦有弊乎？曰王道無弊，行王道者弊也。清淨之弊爲虛談，虛談而廢弛，刑名之弊爲苛酷，苛酷而乖離。然亦有似弊而實非者。牽制文義如漢元紛更，制度如王莽，賊王道者也。怠棄萬幾如明神宗，賊清淨者也。殺人若刈草菅如高洋，符生，賊刑名者也。非流弊也。曰先生言三者用之則治，反之則亂，將不分軒輊與？曰嗟乎！是何言也。禮陶樂淑，中和位育，余日拜祝焉，而不敢謂幾幾乎旦暮期也。譬之疹疾，黃帝扁鵲日望之矣。若不能得，則劉河間之清涼，李東垣之溫補，獲一人焉，亦可以調劑一時。豈曰等量齊驅乎？若其寒熱攻補一無所知，漫操方以試疾，張皇錯亂而病已不可爲者，此則視之可爲痛心疾首，又安敢取河間東垣而過卑之耶？孔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王道也，其不盡合於中庸而亦能均者，則清淨刑名之流也。夫中岳悚然曰：旨哉！未之前聞也。古今治否，瞭然目中矣。

因時

許西山爲余言。治宜因時補救。宜清淨而清淨。卽王道也。曹參承秦苛之後。是也。宜刑名而刑名。卽王道也。孔明承劉璋之後。是也。亦通論也。

創守

聖法王政。最宜行於開創。蓋天下耳目一新。民易帖服故也。若守成而輕爲更制。則毀瓦畫墁耳。

王安石論

輕變法於守成難矣。而以狷隘偏闇之人行之。尤易以敗。雖所守至峻。所見不必盡非。而不足以有爲。王安石言事仁宗。論者謂其亂法。基於此書。吾則謂安石不能用其書。是以亂也。今其書俱在。可取者固多矣。其言曰。陛下雖欲更法。勢必不能。以今之人才不足也。夫人才不足。則以教之養之取之任之。各違其道而已。古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其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不以教士。而又重其祿制。爲禮法以裁成之。取以鄉舉里選。詢事考言。非偏屬於一二人。試之一二日之間而進退之也。才德大者以爲長。小者以爲佐屬。久其任而考其績。使得行其意。不一一以法令束縛之。此先王之道。

也。安石之援古。何其明且悉耶。其論當時也。則曰。今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以此爲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其所教者。講說章句。課試文章而已。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夫古人專業於政治。猶有能有不能。今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督責於無用。是不惟不能成其材。又從而困苦毀壞。使必不得以自成也。不特此也。古人之於武事。隨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其下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今邊疆宿衛。必屬之卒伍。姦悍之人。朝廷雖調認焉。拊髀而憂。而卒無術以易之者。以學士恥於執兵。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是教之非其道。安石未嘗不明且悉。而非迂談也。若夫制祿之薄。不能充養。而頑廉無恥者。因以多婚喪奉養服食器用。皆無定制。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勉不足以効之。奢則無以爲廉。此養之非其道也。至於言取之非道。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夫茂才異等。賢良方正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通於文詞。而又嘗學詩賦。謂之進士。此二科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知也。而議者乃以爲吾嘗以此取天下士。而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

而後得士也。其亦蔽矣。今悉廢先王取士之道。而驅天下之才士。悉出於二途。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苟得真才。抱屈者。十蓋八九。況不肖者。幸而公卿。復鼓聚其類乎。失之者一。又有恩澤子弟。不教不試。輒任之以位。武王數紂之罪。不曰官人以世耶。失之者二。古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今乃別以流品。限其進取。彼固自置於廉恥外矣。其臨人親職。放僻邪恥。適宜耳。失之者三。至於言任之非道。不問其才德之所宜。而惟問其出身後先。歷任多少。且以文學進者。條而使典獄矣。條而使治禮矣。是古人之日學習於政者。終身止任一事。而今人心目茫茫。乃能百官之所爲備也。亦異矣。所以能爲者少。因相率而不爲。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也。且在位數徙。則上不能習其事。下不肯安其教。賢者廢功。不肖者無以著罪。而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尙不與焉。在上者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使不得行其意。天下何由治乎。四者皆違其道。則人才日流於不可用。安石之論。明且悉。而非迂談。又有耳目者所共見也。然而卒以無成者何也。其識不足以審時勢。

其才與學不足以運經濟。輕重緩急之未得。而自背其書故也。守成之時。皆狃安而習故。輕變法制。則人心疑惑。賢者恐其多事不肖者。借以爲奸。况宋以仁柔開基。士大夫好議論詩書而少事功。毋論三代。卽較漢之刑名震疊。士人趨足抵掌。喜見功名。氣象固已別矣。一旦有變制者出。噂喅紛糾。不能致治。而反以招亂。所必然也。智慧不如乘勢。磁基不如待時。雖聖賢不能違。况安石乎。觀其引呂惠卿李定以爲心腹。與議登州婦人獄一事。其無識概可知矣。又安能審勢度時乎。故曰其識不足以審時勢也。古之成天下事者。必其學問有素。有汪於天下之度。涵乎天下之氣。運乎天下之才。而又集思廣益。小心深慮。始可以奏績而不敗。呂誨之論安石曰。好執偏見。輕信奸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孫固曰。宰相自有度。安石文行雖高。而捐狹少容。是其度與才氣較成。天下事者。適相左也。而復輕棄羣賢。孤立與小人爲伍。其可乎。且變制者。不得已者也。而出之以性好紛更。又豈可乎。况其厚交如司馬光輩。皆素不知其施爲。至立法後。乃非之。則知安石夙學。亦不過誦讀文章而已。未嘗專力經濟。亦未必共友朋焉。日講王霸之道。以有用也。是正所謂賢良進士。不足爲公卿者也。而以一得意見。

遂欲建功。安得而不敗。故曰才與學不足以運經濟也。上書謂人才不足。更法不能似有所見矣。幸而得位。乃躁暴更張。豈人才遂一旦而足耶。抑自恃以爲己之身。遂運濟天下而無難耶。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士。夫經義論策。其爲無用之文。與前一也。棄敝履而得敝帚。庸以愈乎。然其言曰。使學者得專意經術。姑徐徐焉講求教育。選舉之法。夫上書萬言。皆以教養人才爲行法之本。今乃急於行法。而緩於成材。毋乃輕其所重。重其所輕。緩其所急。急其所緩乎。此卽善法。亦不能以成。况青苗市易。擾民生利者而行之也。安石固曰。法先王之意。不至傾駭天下耳目。聳天下之口。而安石能乎。故曰輕重緩急之未得。而自背其書也。然其新法。有得有失。又不可以概論也。市易縣官與民爲市。保馬勢必殃民。其不可行也審矣。青苗均輸。免行錢。良有司如朱熹。良轉運如劉晏。偶一行以利民。則可。朝廷著爲令。則不可。至保甲免役。則明及今時踵而行之。以爲善政者也。農田水利。方田之法。亦非不可行。但安石躁急無序。而明不足以察奸。與水火者。又過爲訾警。遂至擾亂耳。當時君臣聽其言之美。而不知其人之不足有爲。是以言舉人。後世因其無成。遂並其言與法之善者而詆之。則又以人廢言與法。

也。均之不知治道者也。嗟乎世之不足有爲者。豈獨一安石也哉。故余論其可取者。列於篇。而併爲後之守成變制者鑒焉。

清淨

張文升曰。清淨可施於守成。而不可行於開創。甚爲有見。然此亦言王導謝安之流耳。若夫劉衰世之繁文。則創守一也。

今古

動言法古者。迂狃於今事。而謂已足者。卑酌古準今。其有善術乎。

簿書

詳觀古今開創之時。諸事畢舉。而文書儉約。守成之後。萬幾廢墜。而簿書煩壅。若是者。何哉。昔賢謂宋人議論多而事功少。余則謂議論多者。事功必少。事功多者。議論必少。或不誣也。

瘳忘編附後

陸道威思辯論曰。漢武帝使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一歲之收。嘗過縵田畝一斛以上。用力少而得穀多。按代田卽古后稷法。一畝三耨。歲代其處。故曰代田。后稷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耨。耨長終畝。一畝三耨。一夫三百。耨而播植於耨中。草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墮其土以附苗根。故詩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耘去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耨半。則根深而耐風與旱。故薿薿而盛。縵田平田也。謂如今之田。晦不爲耨。漫漫然。故曰縵田。此大約如區田。而簡易過之。

又曰。趙過代田之法。其簡易遠過區田。蓋區田之法。必用鋤鑿墾掘。有牛犁不能用。其勞一。必擔水澆灌。有車戽不能用。其勞二。且隔行種行。田去其半。於所種行內。隔區種區。則半之中。又去其半。田且存四之一矣。以四之一之田。而得粟欲數十倍於縵田。雖有良法。恐不及此。今欲以代田之法。參區田之意。更斟酌今農治田之方而用之。凡未下種之初。先令民以牛犁治田。耨深一尺。廣二尺。長終其畝。耨間爲隴。隴廣一尺。積

畝中之土於隴上。一畝之地。闊十五步。步當六尺。十五步得九十尺。當爲畝隴三十道。畝之首爲衡溝。以通灌輸。夫畝隴分。則牛犁用矣。衡溝通。則車戽便矣。畝廣於隴。則田無棄地矣。乃令民治糞糞之法。各以其土之所宜。及時播種之法。一如區田。先以水灌溝。使土少蘇。平其塊礪。乃徐播種。以手按實。蓋之以灰而微潤之。苗出耘之。如法。使其中爲四行。行相去五寸。間可容錫。生葉以上。乃漸耨隴中。墮土以附之。其應下壅及應閣水復水。俱依今農法。試之當必有驗。據謂每畝四行。似不便耨土壅之。宜依古法。廣尺種兩行。次年隴代爲畎。每年如之。爲安也。

亢倉子曰。稼欲產於塵。而植於堅。呂覽辨土篇曰。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又曰。三以爲族。苗乃多粟。謂三莖一簇也思辨錄曰。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糞。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又曰。樹肥也。饒地也無使扶疎。密樹。饒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糞。饒而專生。則多死。其言皆精。種田唱歌。最妙。蓋田衆羣聚。人多口雜。非閑話。卽互謔。雖嚴禁之。不可止。惟歌聲一發。則羣囂寂然。應節赴工。力齊事速。但歌辭淫穢。殊壞風俗。擬效小曲。撰歌辭數十首。一

本人情發揮風雅。凡田家作苦。孝弟力行。以及種植事宜。家常工課。與夫較雨量晴。賽社祈年之類。俱入之歌中。以教農民。似亦於風教有裨。

思辨錄曰。周禮是治國之書。蓋古人封建。王者所治。止於王畿以內。故書中所詳。止於一國之事。使諸侯各如是以治其國。則天下皆治矣。後世治郡縣之天下。則緊要在擇守令。明黜陟。若守令得人。則青苗保甲之法。自可徐行而無弊。王荆公不識此意。纔執政柄。卽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不問守令若何。概以青苗保甲之事。強諸天下。是以治國之道。治天下也。所以不終朝而壞。試觀荆公治臨川時。青苗保甲。原自有成績。則知治國之道。貴密治天下之道。貴疎也。古今異宜。爲治者。不可不審。搆謂治天下。今古有分。桴亭此言甚有見。然青苗之法。卽使守令自行之。亦終有弊。蓋守令卽古之諸侯也。其位尊。位尊則民畏。而出入不便。其事繁。事繁則必委吏胥。而奸竇易生。周禮貸貨國服爲息。止是一泉府事。泉府乃士職。其尊僅如漢之游徼。嗇夫。今之耆老等官。然故民取攜便而弊不滋也。是則青苗之法。守令委一人行之。可守令自行。不可守令自立。法行可以天子之尊威而立。法使守令遍行。不可然以此法生財。官與民逐利。終屬瑣屑。周

禮泉府買滯賒貸。原從利民起見。若求生財。則自有大道。在不必於此小事。優孟古人也。

思辨論曰。吏部雖有用人之權。然須有職要之法。如方面大臣。及州縣正官。此吏部之所當選擇也。至於州縣之佐貳。與夫師儒之職。則聽州縣自行辟召可矣。今則一命之微。必由銓部總攬。既廣人之賢否。豈能盡知。所謂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者。此也。

又曰。吏部所治既廣。賢否難知。勢不能不循資格。非不欲去資格也。勢不能也。事權之多出吏胥。蓋有由矣。

又曰。人才極是難得。善用人者。必審定其才之所宜。授之以職。而終身任之。務使竭盡其材。以唐虞之際。而致治止於五人。此人才之難得也。以五臣之聖。而各專一事。此才之各有所宜也。且各專一事。而至於終身不易。此任之而務盡其才也。今治不及唐虞。而三歲試士。多至四百。則人才何其多。聖不及五臣。而吏戶兵刑。無所不堪。則才何其大。歷官如傳舍。且至暮去。而動輒奏績。又何其才之易竭也。噫。

又曰。爵祿二字。其用不全。用人當以爵。賞人當以祿。爵者量材而授者也。其人才堪於

兵。則授之以兵。才堪於戶。則授之以戶。祿者量功而授者也。其人於兵有功。則卽於兵加俸。於戶有功。則卽於戶加俸。今之用人者。有功於兵。則陞之使戶。有功於戶。則陞之使吏。此如董工役者。其人而善土。則賞之使爲木。其人而善木。又賞之使爲鐵。爲銀也。豈不大可笑哉。

又曰。銓司每慮人材壅滯。往往設法遷陞。卽有識者。亦欲巧爲法以疏通之。此以人才用國家而未嘗爲國家用人才也。古者論定後官。量材後祿。故三德爲大夫。六德爲諸侯。凡用之之法。皆求其德與位稱耳。由此言之。其人而才足。卿相卽布衣而立授卿相。可也。其人而才止百里。卽筮仕而終身郡邑。可也。以至才堪戶者。終於戶。才堪兵者。終於兵。如舜世五臣。終身不易。何嘗有流轉遷陞。如今日也哉。天下事有煩而無謂矣。此類是矣。乃當事者。方以人多官少爲病。以予言方慮其官多而人少也。嗟謂以舜之聖而堯猶歷試之。則立授卿相。或尙可議。其餘則至論也。

思辨錄曰。舊制舉進士。必分試九卿衙門觀政。每衙門約三十餘人。堂長司僚。與之朝夕而試之事。會其實以上於天官。天官籍註以定銓選。隨材授職。職必久任。故洪永時。

得人爲盛。今之觀政。則不過隨班作揖而已。名存實亡。可慨也。

又曰。用人之法。古今不同。三代以上。開誠布公。主於用君子。雖或間有小人。然君子易於展布。三代以下。禁制束縛。主於防小人。小人終不能防。而君子之進退掣肘。爲已極矣。問設有小人如何。曰。小人惟有不用法。更無防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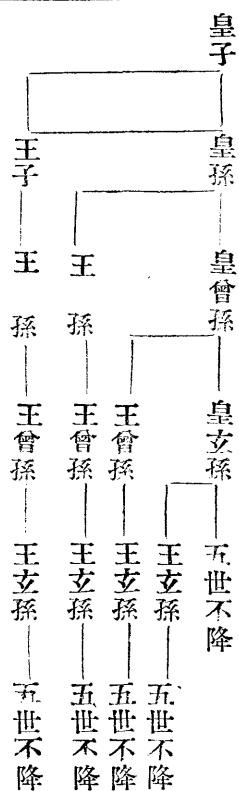
又曰。古人治天下。全在懷諸侯。今人治天下。全在擇守令。

又曰。官制清則民志定。周制在天下。惟公侯伯子男。在一國。惟卿大夫士而已。自秦罷侯置守。分爵二十級。漢唐宋因之。愈焚愈亂。其制有爵。有職。官有加。官又有散階勳爵。或一官而兼數銜。或一事而設數官。或古貴而今卑。或古卑而今貴。名目混淆。等第雜亂。蓋三代以官爲治事之司。故其制簡而清。後世以官爲賞人之物。故其制繁而亂。又曰。周禮六官之外無官。則宰相舍六官。又誰相乎。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六相卽六官也。周禮天官謂之冢宰。則旣以宰與天官矣。故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曰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蓋兼統六官之職也。但專任恐權太重。故使之全於五官。後世誠法周官之意。以六官爲六相。冢宰提其衡。五官襄其事。而天子親決萬幾。

於上則既無專擅之嫌。亦無紛擾之患。天下受置相之利。而不受置相之害。或者其庶幾乎。又曰。朝廷擇冢宰。冢宰舉五官。五官各舉其屬。外官之長。及外官之僚屬。亦如之。吏部但總其成。則頭緒清。而人才易於器使矣。

又曰。周制地官司。徒主教養萬民。今之戶部。但主戶口田賦貢役經費。非古制也。蓋古者王畿千里。其外以封諸侯。千里之內。又分采地。九賦之斂。其入无多。故可專意教養。今則海內之田賦。皆歸戶部。勢不得不以教之一字聽之學校。而全部專心會計矣。據謂學校所以教士。不能教民。周禮司徒頒教法於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以教萬民而賓興之。今之州縣親民而躬率耆老以施教。又取士始自州縣。卽其事也。法頒於戶部。殿最考於吏部可也。又古宗伯司朝覲會同之事甚繁。今則簡矣。周禮大司樂教國子者屬宗伯。今制吏部選官。若歲試士及鄉會試。皆司禮部。愚意教民以禮爲主。若司徒會計事。則教民取士之典。皆歸之禮部亦可。思辨錄曰。慎刑莫如簡法。簡則冤抑少。繁則冤抑愈多。欲救之而適以斃之。愚以爲鎮撫大理。皆可廢也。一刑部足矣。

又曰。從來帝王之家。處宗族最難。尊其位。重其祿。固親親之道。然過於優厚。不為限制。宗繁費大。為惠終窮。亦國家莫大之憂也。愚謂子孫之親。與祖宗等。祖宗尚以親盡為隆殺。況於子孫而不為差等乎。有天下者。宜一以古禮為準。上則高曾祖考。下則子孫曾玄。皆以四代為次第。如天子之庶子則為皇子。皇子之子為皇孫。以下為皇曾孫。為皇玄孫。其祿以漸而降。至皇玄孫後。則不降。不可降也。皇子之庶子又為王子。其下為王孫。王曾孫。王玄孫。其祿亦以漸而降。至王玄孫後。則不降。無可降也。如此則無過重之憂。亦無失所之患。庶幾情義兼至矣。今擬圖如左。至於祿之厚薄。則臨時酌之。據謂桴亭此論。本之王荆公。甚是。然宗族有賢才者。又當選用之。與庶官同。不宜如明朝。徒象之而淹沒其能已也。



思辨錄曰。鴻臚、太常、光祿可併入禮部。大僕、苑馬可併入兵部。翰林、尙寶、欽天可併入吏部。國子監則當格外獨尊。慎擇其人。待以師傅之禮。北面受教。卽古公孤之遺意。蓋立官制而使頭緒井然。則治天下之道。思過半矣。又曰。翰林院始於唐。備燕見。主文辭。今直以爲儲相之地矣。人主擇相。當取洞悉國體民情者。豈可徒取文章乎。搆謂文王世子學中司教者。爲小樂正、大胥、籥師、籥師丞、太師、大樂正、大司成。與周禮宗伯屬官大司樂、大胥、太師、籥師、主教國子正同。至又云。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則以天子之公孤而兼教諭世子者也。故其文同。周官曰。不必備。惟其人。使國學司教之官。豈可不備乎。若司徒內師、保氏、掌詔王媿、諫王惡。而亦司教國子。有似公孤。然亦非也。此如今給事等官。司諫諍者。而兼教國子耳。職乃中下大夫。亦未聞其不必備也。夫國子監教士之事。不容一時有曠。豈能兼論道經邦。貳公弘化公孤之任哉。其職當仍屬於禮部。而公孤則特建焉。輔翼太子。爲其兼職。如無則不備可也。至於翰林院。宜專主制誥史書。如古太史之職。不必統於六部。蓋作史有所統屬。恐不專不真也。若擇相固無與於此矣。

思辨錄曰。太子在東宮。無他職事。止有學問。何必如秦漢以下。另建官屬。保傅之任。宜擇勳戚老臣爲之。至於師。則有太學之師在。太子當日夕習禮樂政事於太學。更妙選太學端方之士。與之朝夕周旋。更迭進見。所謂太子入學。則與士齒是也。若設專官。是狹小其途矣。濞謂公孤保傅不備。即以冢宰等官兼之。如周之周召可也。

思辨錄曰。封建得失之辨。柳子厚。胡五峰。俱有論。皆有可採。然其立意皆偏。封建郡縣。大約皆有得失。封建之得。在於分數明。事權一。歷年久。禮樂刑政易施。諸侯賢明。可以自立。無掣肘之患。封建之失。在於子孫世守。賞罰難行。公族蔓延。疎遠之賢。不得進用。郡縣之得。在於力小易制。無尾大不掉之虞。官吏得其人。則易治。非其人亦易去。郡縣之失。在於防制太密。權位太重。遷轉太數。小人得售其奸。君子不得行其志。故封建之弊。謂之太强。其末也。每壞於強侯之分爭。郡縣之弊。謂之太弱。其末也。優柔不支。每失天下於盜賊。善治天下者。當去兩短集兩長。循今郡縣之制。復古諸侯之爵。重其事權。寬其防制。久其祿位。使兵刑皆得自主。有封建之實。無封建之名。有封建之利。無封建之害。以此語治。其庶幾乎。濞謂顏習齋張文升主復封建。予主重郡縣。議嘗不合。今得

桴亭論。意與予同。而能兼習齋文升所言者。爲之快然。

思辨錄曰。天下大物。惟天得而主之。非真能與天爲一。如堯舜者。不能行禪受之禮。傳子可也。郡縣小於天下。而又有天子爲主。若更傳子。反滋禍變。故吾謂郡邑之爵祿。權位。當悉如古封建。但當易傳子爲傳賢耳。

又曰。治一州者爲子爵。治一縣者爲男爵。有分土。有分民。權位爵祿。一如古諸侯制。至如公侯伯爵。其位已尊。其勢已重。若更委以事權。恐有漢唐跋扈之患。宜另爲制。伯爵一如今太守。有分地。無分民。雖處大郡。而所轄者各州縣之事。不得據一郡以爲私。其職專主督察各屬子男。合三四郡之地。則建一諸侯。如今司道之職。亦有分土。無分民。坐諸郡中要害之地。其職專主督察各屬之伯。合三四方伯。則建一公。如今布政之職。亦有分土。無分民。坐省城中。專主督察各屬諸侯。凡公之賢否。則聽於朝廷之冢宰。如此則節節有制。要而不繁。庶得爲治之條理。據謂古之諸侯。雖有長帥正伯。然皆諸侯也。諸侯以上無官焉。漢時州縣上爲太守。太守以上亦無官焉。今宜倣漢制。數州縣共秉命於一府。府直達六部。州縣若有大事。亦得直達六部。則上吏不能欺制。或三年或

五年。倣漢明之制。差官察視。以代天子巡狩焉。州縣可稱伯子男。府可稱公侯。而司道布政。不必重設。一以去十羊九牧之擾。一以削權重雄據之漸也。或又有虞州縣柄劇。專爲患者。不知今之州縣。大抵開方計之。三四十里者甚多。彈丸地耳。衆建而力少。烏能以爲變哉。

思辨錄曰。班爵之制。行於天下者。既循古五等之爵。則行於國中者。亦當如古六等之爵。州縣之長。既爲君矣。其下則有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今之佐貳。當使如古之卿。六房吏鄉約長地方保正之屬。當使如古之大夫士。今之書役隸卒。當使如古之府史胥徒。皆令臣服於郡縣之正。凡黜陟予奪。皆郡縣主之。惟卿則請命於天子。如古命卿之制。庶幾古法可復。郡縣亦可收得人之效也。據按周禮萬二千五百家之鄉。掌者爲卿大夫矣。以下二千五百家之州長。則中大夫。五百家之黨正。則下大夫。百家之族師。則上士。二十五家之閭胥。則中士。五家之比長。則下士。夫五家之長。皆士人爲之。天下安有無用之士人不治之風俗哉。

思辨錄曰。或謂如前制。得無官多而吏少否。曰。此非特予之言也。先正魏莊渠嘗言。古

之官較後世多。府史較後世少。今在官者千百爲羣。積奸叢弊。蠹害生民。此古今盛衰之判也。古之治也。以道。卿大夫士同寅協恭。清心致理。後世上下相疑。不復推誠委任。天下之事。一決簿書。變成吏胥世界矣。按此與予清官不出吏手之說相合。則知爲治者當患吏多不當患吏少也。據按陳龍川曰。文墨世界。魏莊渠曰。吏胥世界。可慨甚矣。古制奈何而不復也。

思辨錄曰。天子所與治天下者士人也。而士人所習。不過帖括制義空疎無用之文。限其出身。卑其流品。使不得並於士人君子者吏也。而吏胥所習。錢穀簿書。皆當世之務。士人當親民也。而遷轉不常。歷官如傳舍。吏人恐其害民也。而終身窟穴公庭。長子孫而无禁。天下何由致治哉。周子曰。善治天下者。識其重而亟反之。今欲復古。亦返前弊而已矣。凡士人未入官之時。養於學校。自學古論道之外。凡當世之務。俱宜練習。其吏胥則惟用識字者。取其足備書寫而已。仍三年一換。已經充役者。不得復入。如此。則官日智而吏日愚。可無舞文弄法之弊。據謂此所言吏。即前書役也。若六房長吏以及鄉約長等。皆當用士人爲之。可遷轉而爲公卿。使官吏合一。乃善也。

思辨錄曰。自封建既廢。郡縣無宗廟之制。爲有司者。例不得以宗廟事其親。則所謂孝治一國者。其道無由矣。安能使國人皆興起於孝乎。若苟復封建。則當使郡邑建立宗廟。治邑者。始至則載主而居之。四時之吉。合臣民而行祭。一如古禮。不特使治邑者孝思得展。亦可使通國之人。衆諭於孝。豈非致治之大原乎。冠昏喪祭之禮。民間久不知學。由爲上者。不以身率之也。若封建既復。則四禮俱可在任。一一舉行。所謂上行下效。捷於影響。何愁古法不復乎。又曰。在任而遭喪者。皆當一如古人在任舉行喪禮。凡國事。悉委卿貳治之。五月畢喪葬。則親事粗安。又君事爲重。當素服素冠。居後寢。以聽政事。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不與吉禮。不斷刑獄。以終三年。庶幾得禮之中。搆謂今世選官。不在本省。或極北而之。極南而之。極北不惟路費浩繁。且言語不通。人情不諳。滋弊多端。若如桴亭議。將載主遠行。昏喪異地。尤爲不便。似宜定制。府州縣官。卽或迴避本省。而相隣之省。不許過千里外。至於荐舉佐貳。亦如之。聘請學師。辟召掾吏。或本地。或隣封。而鄉約地方等官。必以本地人居之。或謂遠地者。杜私也。不知但當擇人。不在遠地。其人有私。遠亦私也。其人無私。雖家邦何私焉。若桴亭言居喪素服聽政。

則恐不能全盡喪禮。仍復古冢宰聽政三年之規。或有大事。入而稟諮可也。思辨錄曰。易郡縣爲封建。速遷則虞弱。世守則虞橫。其法無如久任。虞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當定其法爲十年。凡遇考績。州縣俱赴上公處考績。其十年。則候新官交代造冊而入朝覲造冊之法。凡新官至。則方伯監之。令其與舊官合同造冊。如戶口田糧舊幾何。今增減幾何。倉庫兵馬舊幾何。今增減幾何之類。俱要一一對勘明白。然後入冊。造一樣二本。一付舊官齎部。以別功罪。一付新官。以爲後次造冊張本。如此則當局者之功罪。卽一交代。已毫不可欺矣。據謂十年不可爲久。當不拘年數。於考績黜陟之時。劣者去之。最者註明其政事若何。才德若何。有當陞當超陞者陞之也。可有如黃霸之專長於親民者。加其爵祿。而終身焉。亦可。佐貳等官亦如之。掾吏地方等官。亦三年考績。三考黜陟。最者或終其官。或陞佐貳公侯等官。以次陞不以次陞皆可也。至造冊內。註風俗。舊若何。今若何。亦爲要務。思辨錄曰。祿制當如成周隋唐。量其官資。頒給祿田。且如漢法給祿。皆從優厚可也。又曰。周禮有賞田。則知凡官之考最者。皆當賞以田也。

又曰。治天下必自治一國始。治一國必自治一鄉始。治一鄉必自五家爲比。十家爲聯。始予嘗作治鄉三約。先按地勢。分邑爲數鄉。然後什伍其民。條分縷析。令皆歸於鄉約。長。凡訟獄師徒戶口田數繇役。一皆緣此而起。頗得治邑貫通之道。堪按周禮五家爲比。家出一人爲兵。五人爲伍。故治鄉治兵。皆從伍起。今兵多從什起。排甲亦從十起。整而易明。不必泥古也。

思辨錄曰。今之爲治者。動行鄉約。社倉保甲社學。紛紛雜出。此不知爲治之要也。鄉約是綱。社倉保甲社學是目。鄉約者約一鄉之人。而共爲社倉保甲社學也。社倉是足食。事。保甲是足兵。事。社學是民信事。許多條理曲折。都在這一日講究。不然。徒羣聚一日。說幾句空言。有何補益。堪謂社學所以教士。教民當更有規則也。農田水利。正足食事。亦當使鄉約長主之。

思辨錄曰。周禮比閭族黨之法。管子軌里連鄉之法。同一治鄉之道。管子尤極詳密。其言曰。正月之朝。鄉長鄉長鄉大夫也復事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慈孝於父母。長弟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於子之

鄉有拳勇股肱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奉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其五屬大夫復事亦如之。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其法最善。今之行鄉約者。宜祖之。

又曰。鄭子產齊管仲。其所行皆祖周禮。讀左傳國語可見。蓋當時猶有周公之遺也。

又曰。分鄉是小封建法。今之爲縣官而欲行王道者。必自分鄉始。又曰。治天下須縣令好。縣令古諸侯也。治州縣須鄉長好。鄉長古鄉大夫也。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

又曰。凡郡縣地方有大政事。大利害。大災祥。及事關人倫風化者。俱宜奏聞。兼備宣付史館之用。

又曰。治地之法。與治兵不同。治兵由寡以及衆。治地自大以及小。故善治兵者。必先定隊伍。隊伍定而後千夫百夫。以至數十萬之衆。無不可就約束。善治地者。必先濬大川。大川濬而後縱浦橫塘。以及港汊溝渠之屬。無不可就條理。

又曰。孟子朱註。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此未是。

果爾。則商畫方以六百三十畝。周畫方又以九百畝。自大禹盡力溝洫後。數番更改。煩擾天下。聖賢必無此拙事。據按五十七百畝之說。後人穿鑿不一。沈誠菴曰。步尺有長短。此似得之。蓋如周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今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是也。思辨錄曰。人多則田美。不患田少也。

又曰。今時欲行井田。須乘大亂之後區處。田皆入官。定都鄙。修水利。然後將田分作分數。上田四十畝。中田六十畝。下田八十畝。逐都逐鄙。編成字號。募人佃種。力能勝一分者。種一分。不能勝者。半分。雖富有力者。不得佃一分之外。老則授之子。無子而不能勝者。以田歸官。聽人另佃。其佃田踰一分之外。及無子而授他姓。不以田歸官者。罪之。夫定都鄙。經界也。修水利。溝洫也。作分數。畫井也。上田四十。中田六十。下田八十。不易一易再易也。募人佃種。二十授田也。力能勝者。種一分。八口之家也。不能勝者。半分。餘夫也。雖富有力。不得佃一分之外。限田也。老則授之子。無子而不能勝者。以田歸官。六十歸田也。然後輕徭薄賦。是卽三代之舊。井田何遂不可行乎。據謂獨老歸田。何以養其老乎。當更籌養之之法矣。

思辨錄曰。郡邑欲行井田。須修古鄉大夫之職。先分邑爲幾鄉。每鄉鄉正一人。凡一鄉中受田歸田。收銀收糧等事。皆鄉正任之。縣官總視其成。方可不勞而集。

又曰。經界是治地大法。二代以後。人多以阡陌爲經界。不知阡陌有實無虛。經界則有虛有實。阡陌有曲有直。經界則有直無曲。張橫渠有言。經界必須正南北。此有直無曲之說也。又曰。經界不避山河之險。蓋樹立標竿爲虛勢以通之。此有實有虛之說也。又曰。治水只要識水平法。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水無有不下。此便是說水平法。武經總要載水平法。先爲水平池。置本處。更以一人持度竿照板。向彼處照之。即可辨高下。遞移遞進。無遠不可識。但其圖未詳。予嘗與登善論正。然未若勾股算法爲便也。

又曰。水利只是蓄洩二字。高田用蓄。水田用洩。旱年用蓄。水年用洩。其所以蓄洩之法。只在壩閘。知此數語。水利之道。思過半矣。

又曰。開河之法。莫詳於耿常熟水利書。要處全在算土派工。算土之弊。在欺隱丈尺。假如河一千丈。彼則僞云一千二百丈。將此虛河。賣與業戶。名爲開河。而實不開。若十丈。

爲簷。兩簷一樁。處處可覆。則虛河之弊去。派工之弊。在欺隱田畝。假如某都田一萬畝。只作八千畝。其二千畝。得業戶錢。則不註冊。若竟照魚鱗圖冊。實在田數。而止令公正算總數。不開業戶主名。則派工之弊去。

又曰。開河莫要於算方。蓋起土方一丈。謂之一方。該土一千丈。古法一置二挑。該十五人。一日之力。卽遠近高深。少有不齊。以此爲準。但算之之法。必開立方。用勾股。須善算者方知。儒生蒞官。爲吏書欺者多矣。海剛峯算田。有痴算法。令人以灰畫地。而數其眼。能使盡人皆曉。今充此法。以算開河土方。亦可人人皆知也。法先以漆板畫朱紅方界於其上。如碁盤格。量河應開面若干丈。底若干丈。深若干丈。卽數漆板上。方界上面若干。底若干。深若干。以界方斜畫之。卽數得若干土方矣。如有奇零丈尺。卽於方界內。更爲十小方。便知尺數。大約算河以一丈爲準。則餘可類推。

又曰。凡開河。若從半陸施工。可用四五牛。以犁起土。以筐車運土。殊省工力。

又曰。量河須用三簷。二分兩旁之長。一定中心之闊。

又曰。漢文賜民田租。亦惠而不知爲政也。何如卽以此修溝洫乎。

又曰。舊制定賦役有二冊。一曰黃冊。以人戶爲母。以田爲子。凡定徭役征賦稅則用之。一曰魚鱗圖冊。以田爲母。以人戶爲子。凡分號數。稽四至。則用之。向來通行無弊。法久玩生。弊且百出。若欲釐整。法宜從簡。莫若廢黃冊。專用魚鱗圖冊。凡賦稅徭役。一以魚鱗圖冊爲主。卽所謂坐圖還糧也。其說用黃冊有六不便。用魚鱗冊有六便。何謂六不便。凡州縣田爲都爲圖。共若干畝。俱有定額。斗則俱有定數。主者一覽而知。自用黃冊。卽有推收。田旣混淆。數難稽核。啓奸人飛洒之弊。一也。有推收。卽有簿書紙筆之費。書寫計算之勞。糜朝廷之工食。役長吏之心目。二也。荒區熟區。本言坐落。自推收一亂。荒熟混淆。豪強者得輕糧。貧弱者累重稅。偶遇水旱蠲減。盡歸強有力者。貧弱毫無沾惠。三也。開河築圩。有或得利。或不得利。皆當以坐區爲準。若依賦役冊。則彼此雜亂。隔區利病。終不關心。四也。國初立里。以一百一十戶爲里。皆取居之相近。如今十家牌法。里長催辦。不出里巷。今推收任意。里長終日奔走。亦不暇及。又僉點繇役。十年一次。旣點之後。人戶消長不齊。產去役存。被累無限。五也。所收之田。旣非同區。人戶多不識面。遇有水旱逃亡。則排年累賠。動至傾覆。六也。何謂六便。若專用魚鱗冊。則田一歸坐落。頃

畝斗則向成定額。不可增減。或加減錢糧。或比較賦稅。一覽易曉。奸胥不得上下其手。便一。去推收之繁。省無限紙筆之費。計算之苦。吏得休息。長民者亦多暇。便二。荒熟區不混。水旱蠲減。易於分派。便三。開河築圩。悉聽本都耆正。以本地地方之人。爲本地地方之事。事半功倍。其有利病關一邑者。則通計公費。民助役而官任之。不偏累塘長。便四。惟僉點徭役。戶頭分散。則貧富難稽。徵收賦稅。大戶田多。則零星不便。然用此法。則可以化有役爲無役。何者。今所謂役。大則南北二運。小則糧塘里老而已。南北二運。可以官收官解也。十排年則可以不用。而專用耆正。凡爲耆正者。必慎擇其人。不特丁產優厚。必其人公平正直。爲一鄉之所信服者。量免其稅糧。優其體貌。凡一鄉之事。皆以責之一。應徵收稅糧。開濬河道。皆耆正董其事。而縣官視其成。仍辨其可否。而爲之賞罰。或終身任之。或三年一易。惟一鄉之欲。則南北運與十排年。皆可不用也。何必僉點。且一區稅糧。卽本邑耆正收納。若田主竄遠。卽於佃戶處收取給票。與田主算明。有何辦納不便。便五。其若逃亡累賠。則由排年不識甲下所管之田所管之人也。今旣任耆正。則田坐本區。其主之奸頑良善。與田之肥瘠荒熟。皆先知之。可預爲計。不至束手代賠。便

六。昔元末靖江朱本思。嘗悉其利。著論名胥練匣。閩中諸郡。曾仿行之。法甚稱便。嘉靖中。海忠介公。亦欲以此法行於吳。去任不果。則此法先賢固有行之者矣。爲民牧者。不可不知。

又曰。差役顧役。或某地宜差。或某地宜顧。或某役宜差。某役宜顧。臨時酌之。

又曰。凡戶口。丁田冊籍。最爲難定。非縣官坐於堂上。耆正里胥奔走於堂下。可辦也。必須簡求一縣人才。縣官親臨講究。既得其道。則授之以法。俾之逐鄉逐里。一一踏勘。報明。無分毫滲漏。方爲得法。此作邑致治之根本。根本一立。以行政教。以比追胥。以詰訟獄。以簡師徒。萬事皆原於此。治邑者不可不知。

又曰。戶口丁田冊。在州縣斷不可不詳。而在朝廷則但當職要。不必職詳也。每見十年大造。費民間無限金錢。不過置之高閣。終未必得實數。則何如令州縣。竟具總數。達部之爲得哉。但府不可不存副本。恐有散失之患耳。

又曰。剛峰爲應天巡撫。凡各府州縣正佐首領。及學校之官。皆令置簿。先立欸目。如某利當興。某害當除。某人善惡。某事可否。一有聞見。皆援筆記之。不時吊查。借此以悉民

情亦卽以下地方官賢否誠長民者所當師法。

又曰。凡州縣錢糧。有多年未完者。有已完那借不明者。有未解者。有已解而多年未獲批迴者。蓋因頭緒甚多。文卷浩繁。官司不及致詳。吏胥因而作弊。剛峰設格眼冊。凡一應錢糧。俱照年分。逐年開列。某項已解。某項未解。某項領否批迴。其存留給放等項。亦俱細細開列。凡遇撫按巡歷。不必造冊。卽將此冊送比。比後印官。仍自親收。遇陞遷事故。卽申撫院。交代明白。方許離任。如此可杜官吏侵漁之弊。

又曰。錢糧外有均徭一事。錢糧正供有額。獨均徭官自爲政。時時增益。吏胥上下其手。小民不知。無從控訴。剛峰設均徭法。凡一縣中。料其田地人丁。及一歲雜費之數。約爲通法。定制每畝出均徭銀若干。不增不減。其一縣費用。聽縣官於均徭銀內。自爲伸縮。斷不許於均徭溢額。則吏胥不得上下其手。法甚妙。

又曰。清丈田畝。莫如行方田。卽張子厚經界法。安石知其粗而不知其精。知其畧而不知其詳。無怪乎紛紛擾民也。苟得其法。則縣官不必履畝而勘。而吏民自不能欺。吏民卽欲朋比爲奸。而其勢自不能混。其法每千步爲大方。方立大標竿。百步爲小方。方立

小標竿。大標竿以石爲之。如今之華表。小標竿以木爲之。如今之旗竿。下立兩石足。夾而立之。大標竿常立而不仆。小標竿或立或仆皆不妨。以下有石足可驗也。立之之法。先須正南北。以針盤準之。如立一標竿於南。則自此以至極北地方。皆依針路豎立。直如引繩。不許一毫參差。有參差則罪其司吏。東西亦如之。如遇山險及江河不可立標竿者。則竟不必立。蓋此處雖不立。而有前後左右之標竿。可以相準。故不立亦無礙。張子厚所謂經界則不避山河之險也。標竿既立。則標竿四至之中。其田地自有定數。如大標竿之中。千步爲一方。在今法當田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在古法當田萬畝。小標竿之中。百步爲一方。在今法當田四十一畝一百六十步。在古法當田百畝。不用量算。已有定額。其間使有山林川澤不毛。磽确凹凸不平之處。則令本方業戶里老自行公同量算。畫爲方帳。更不許出一方之外。每小方爲一小圖。大方爲一大圖。各以名號列之。一縣一郡。又爲一總圖。自此以至天下。皆可攢集。總爲一大圖。不惟田畝里數。可以無差。而地形之方圓曲直。亦可分毫不爽。此古今以來至妙之法。如吏胥作弊。乃從來通病。獨此法不畏吏胥。蓋吏胥之所以作弊者。以打量田地時。田各有業主。

主有貧有富。有強有弱。吏胥俱有利害存焉。故雖以嚴刑禁之而不能。今則吏胥惟令豎立標竿。標竿無分爾我。民無所用其賄。吏司何所行其弊。又打量之後。吏胥有弊。官府覆勘。無從指實。必更用打量。其法繁雜。又欺官府。多不知算法。故敢於作弊。今則官府覆勘。不勘田數。止勘標竿之準與不準。一望瞭然。凡有目者皆能辨。至如每方中田畝細數。則不用吏胥打量。卽于本方之中。擇年老公正者爲方長。而令各田業戶自請善量算者。各算本田步口。各書四至。如魚鱗冊法。畫圖貼戶。攢出步畝總數。獻于官。其有不合。或相欺隱者。官爲直之。蓋量田不用吏胥。則吏胥無所容其奸。各任業主。則業主各有四至。不肯受人欺。其有通同作弊者。官不難覆勘。此法最簡明。卽中材之縣官。不難從事。而古今以來。從未有知此法者。無怪乎一聞丈量。則舉天下皆爲驚擾也。又曰。立方用千步。此安石法。然太寥廓。百步一小方。又太煩密。不如竟用古法。三百步爲一里。里一小方。所謂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也。三千步爲十里。十里一大方。所謂通十爲成也。一成之田爲九萬畝。立方不簡不繁。尤爲至妙。然此須復步百爲畝法。始得。據謂清丈田畝。必不可已事。而行之甚難。一虞縣官無才。一虞吏民穴弊。一虞豪強作梗。以

海剛峯之廉明。條例丈量瓊山。猶滋民怨。足知其難也。然近日張仲誠。丈量內黃。則民始而疑。謗終而感。誦其法之得。在清出無糧田。止令認糧。不責罪。不追既往。將浮田新入之糧。除免浮糧者。餘一概派減縣賦。不增舊額。此所以豪細均感也。至方田。則王五公先生嘗爲堦言良法也。

思辨錄曰。錢法古今輕重不同。惟漢五銖。唐開元爲得其正。南齊孔覲有言。不惜銅。不愛工。此誠錢法至論。蓋銅多工費。則貲少者無利。貲少者無利。則盜鑄不興。而利權自歸於上矣。

又曰。鈔易昏爛。故民不使用。必欲行楮幣之法。須如唐飛錢之制。今之會票。卽其遺意也。宜於各省造號券。令客商往來者。納銀取券。合券取銀。出入之間。量取路費微息。則客商無道路之虞。朝廷有歲收之息。似亦甚便。堦謂立此法以聽民。如民不願不往。強之可也。

思辨錄曰。社倉不如常平。常平倉不如常平田。社倉春散冬歛。取息什一。有春秋補助之意。然出入之際。最須得人。不則爲青苗之續。常平增價而糶。減價而糶。出入便捷。無

追索之擾。然利市民多。利農民少。且二者之粟。俱恃官錢以爲本。一遇貪墨。官錢耗散。二法便成廢棄。若買田以爲常平。歲收其所入之粟於倉。欲賑則賑。欲貸則貸。欲減價糶。則減價糶。糶而復糶。歲有增益。卽遇貪墨。侵漁倉粟。而一得良吏。田基固在。修舉不難。視前二法勝之。且兼之矣。嗟謂常平田。須召民佃種。當輕其租。民始不畏官而樂從事也。

思辨錄曰。自國初火砲起。爲害烈矣。宜制爲厲禁。凡火器藥物。不許兵民私習。設火器營於京師。京師而外。不得用火器。諸邊鎮當用者。皆自京師發遣。或四方有寇盜者。亦然。事平仍歸京師。庶不至流毒無已。

又曰。京營兵。當令天下郡縣。選材武勇力之士。三歲一貢京師。立法教練。教練既精。出戍邊關立功。立功既久。則歸耕給田。屯守沒世。其法選貢材武。必年自十六以上。二十以下者。教練則五年。立功則二十年。至二十年之後。軍人大約已四十餘矣。歸休給田。止任耕守之事。如此。則壯不虛其力。老不棄其身。庶幾得之。嗟嘗疑明代老家軍。世世爲兵。不可用也。桴亭此議甚是。然古學既復。文武合一。則大小將皆士人爲之。但行伍

中有殊才者。又當由兵而將。以盡其長。不可終身一兵已也。

思辨錄曰。練兵之法。承平最難。宜因勢利導。古人蒐苗獮狩。卽此意也。除正練兵教技外。如昔人遇龍陽節。作龍舟競渡。又令武士射柳爲樂。此卽默寓教練營兵之意。今宜復此法。於端陽日。令水營兵。大治龍舟。陸營兵。大修器械。所在官司。率衆傾觀。水兵盡出。沒波濤之巧。陸兵盡馳射擊刺之術。擇其能者。大加賞賚。則兵競勸於技矣。推此以往。因勢利導之術。不一端也。又如今上司往來。水陸營兵。例皆送迎。然行止錯亂。殊非教兵之道。宜令管兵官。凡迎送時。其隊伍啓行。哨探止宿。悉照紀効新書規矩。上司既到時。抽一隊點驗。以隊長腰牌。點視本隊兵夫。觀其器械馬疋行李餼糧之類。此皆所以教兵也。

又曰。昔唐荆川於譙樓。自持鎗教僉大猷。一時以爲韻事。然其言謂一圈槍之功。至於十年。則亦藝師之言。非大將之言也。蓋藝師之藝。雖工。不過數人敵耳。將則須通知各藝之情。而善用之。蓋藝一也。在一人。則有一人獨用之法。在一隊。則有一隊合用之法。在一陣。則有一陣合用之法。若不能通知。而徒斂精神於一技。則亦藝師而已矣。據謂

顏先生嘗言。學者且學條目。勿學大綱。此最可藥迂疎無能。而以明理自文之病。然而桴亭所言。乃通論也。河右論樂亦然。

高中立由詞林爲相。而本語力言翰院詩文。以儲相材之非可知矣。治水只須識水。平辨土性。近北方。溶井以鐵錐。錐地以其下之難。易辨土之沙黃等色。亦辨土一法也。

先王崇本抑末。漢世猶禁商人不得衣絲乘車。其法甚善。非徒貴五穀。賤金玉。以裕民財。實隆節儉。敦龐厚。以興民行也。蓋商賈多習奢尙澆。本非正業。但借以通財。不能盡去之。故抑之耳。

郡縣市集多人。以爲籠四方之財。而其實習奢沽濟。實耗民財。故欲教養天下。減市集商賈。亦一端也。

瘳忘編跋

恕谷書習齋存治編後云。先生三存編。存學存性皆悟聖學後箸。惟存治在前。據聞而說之。箸瘳忘編以廣其條件。然則此編乃廣存治編而作。自序癸亥。蓋恕谷二十五歲時所箸也。恕谷之學本於習齋。而論治則未嘗強同。此編雖爲廣存治編而作。然而恕谷言治與習齋有相異之旨。乃在此編。何者。習齋主復封建。恕谷主重郡縣。此編言封建郡縣之得失。多采陸桴亭說。恕谷嘗言戊寅客浙中。得太倉陸道威封建傳賢不傳子論。蓋卽郡縣久任之意。質之先生。先生曰可矣。而非王道也。商榷者數年于茲。未及合一。而先王沒矣。溯戊寅距癸亥。中間一十有六年。則此編成後。恕谷猶與習齋商榷者。再而卒。不強同習齋於戲。前輩論學各證其所見。雖師弟不可強之使同。就顏李所箸觀之。可以知已。雖然。此編論封建主桴亭說。而恕谷自申之意。猶罕。故其書存治編後。謂因封建之舊而封建則可。因郡縣之舊而封建則不可。其所條列凡七端。皆此編所未之及者。由是言之。則此七端殆更十有六年。察驗而有得者。歟。雖以補此編之缺。可也。七端之要。具載顏氏學記。學者既讀是編。更取而充其義。亦庶幾恕谷之志耳。若

其他言鄉舉里選。謂宜因時變通。井田則可行於開創土曠人稀之世。而不可行於人安口繁。各有定業之時。以爲可井則井。難則均田。又難則限田。是與習齋之說少同。而不盡同者。恕谷自謂此位育萬物參贊天地之專。非可求異亦非可強同於戲斯。恕谷之學之所以尊而箸述之難。且慎如是。歟。恕谷又嘗稱萊陽沈迅云。中國嚼筆吮毫之一日。卽外夷秣馬利兵之一日。卒之盜賊蠹起。大命遂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之天下授之。塞外吾每讀其語。未嘗不爲之慚且慟云。然則恕谷是編亦古人大不得已之所爲也。是編手鈔本。爲豐順丁氏所藏。昔者戴望序顏氏學記云。李氏書頗散失。又撰李先生傳云。有瘳忘編藏於家。是編爲戴氏所未見。故所述顏氏學記錄恕谷遣書而未及。是編吾茲而不錄。終懼後之學者終忘是編。又寧能起恕谷而爲之瘳之。戊申正月順德黃節謹跋。

光緒戊申四月初版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7 1596B

原 著 者

印 行 者

發 行 所

李恕谷彙編全一冊

定價洋叁角

李

璩

國 學 保 存 會
上海四馬路老巡捕房東惠福里口

國 粹 學 報 館
上海四馬路老巡捕房東惠福里內

書目

豐

卷

三